

德平縣志

em 114a.151
39
部=5

第五冊
卷十一藝文上



德平縣志卷之十一

藝文志上

文章之事寸心千古自龍馬負圖神龜載書闢經天緯地之秘肇六經四書之源事必有徵文斯行遠德平自漢建邑卽有遺文逮唐宋元明以至我

朝代有傳人世多作者彬彬文質於斯爲昭道於易象道於詩書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參之馬班參之蘇李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作藝文志

文詞

不分體例但按年代先後

漢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薦禰衡表

少府孔融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宏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宏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鷲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全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



前代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
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聖光虹蜺足以昭近世之多
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
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
貪飛兔騶馱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
下篤慎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
受面欺之罪

魯夫子碑文

彌衡

受天至精純粹睿哲崇高足以長世寬裕足以廣包聰明足以
測神文藻足以辨物然敏學以求之下問以審之虛心以受之

德平縣志

卷十

藝文

二

深思以詠之愍周道之迴遘悼九疇之乖悖故發憤忘食應聘
四方授以太夫之位任以國政之權譬若飛鴻鸞於中庭騁騏
驥於閭巷也是以期月之頌五教克諧移風易俗邦國肅焉無
思不服懿文德以紆餘綴三五之紀綱流洪耀之休赫曠萬世
而揚光夫文明以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地德也六經渾成洪武
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占凶於鬼神遂殂落於夢寐是以風烈
流行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勛以示昭明辭曰煌煌上天篤降苦
人邈矣悠哉千祀一鄰明德宏鑑成性存存奕奕純敬稽憲乾
坤耀彼靈祇以訓黎元終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險而正在困而
亨窮達之運委諸穹蒼日月則陰天地不光聖叡殂崩大猷不

顏子碑文

彌衡

稟天地之純和鍾岳瀆之休靈睿哲之資誕自初育英絕之才
顯乎嬰孩在束修之齒入宣尼之室德行邁於三千仁風橫於
萬國知微知彰聞一覺十用行舍藏與聖合契名為四友之冠
實蓋疏附之益爾乃安陋巷挹清流甘簞瓢以充飢雖屢空而
不憂於時河不出圖周祚未訖仲尼無堯舜之功先生抱元凱
之烈其辭曰亞聖德蹈高蹤遊之洙泗肅禮容備懿體心彌冲秀
不實振芳風配聖饋園辟雍紀德行昭因窮

弔賈誼文

彌衡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

南岳有精君誕其姿清和有理君達其機故能下筆繡辭揚手
文飛昔伊尹值湯呂尚遇且嗟矣君生而獨值漢蒼蠅爭飛鳳
凰已散元龜可羈神龍可絆石堅而朽星華而滅惟道興隆悠
永靡絕君音永浮君聲永流余生雖後身亦存遊士貴知己君
其勿憂

鸚鵡賦

彌衡

惟西域之靈鳥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含火德之明
輝性辯慧而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故其嬉遊高峻棲峙幽深
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血刀嘴綠衣翠衿采采麗容交交好音
雖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鳳而等美焉比德於衆禽

是美芳聲之遠播偉靈表之可嘉命真人於隴坻詔伯益於
流沙跨崑崙而播弋冠雲霓而張羅雖網維之備設終一日之
所加且其容止問暇守植安佇遇之不懼撫之不驚甯順從以
遠害不違忤以喪生故獻全者受賞而傷肌者被刑爾乃歸窮
委命離羣喪侶閑以雕籠剪其翅羽流飄萬里崎嶇重阻踰岷
越障載罹寒暑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賢哲之逢患
猶棲遲以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眷西路而長懷
望故鄉而延伫忖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嗟祿命之衰薄
奚遭時之險巖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
哀伉儷之生離非餘年之足惜愍衆雛之無知背蠻夷之下國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四

侍君子之光儀懼名實之不副耻才能之無奇羨西都之沃壤
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若乃少昊司辰
奪收整轡嚴霜初降涼風蕭瑟長吟遠慕哀鳴感類音聲悽以
激揚容貌慄以顛頽聞之者非傷見之者隕淚放臣爲之屢歎
棄妻爲之歔歔感平生之游處若墟篋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
若胡越之異區順籠檻以俯仰闕戶牖以踟躕想崑山之高嶽
思鄧林之扶疎顧六駟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
徒怨毒於一隅苟竭心於所爭敢背惠而忘初託輕鄙之微命
委陋賤之薄軀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恃隆恩於既往
庶彌久而不渝

禰衡字正平原般人也

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

少有才辯而氣尚剛

傲好矯時慢物與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謂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唯善魯國孔融及宏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交上疏薦之未用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五

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吏因大會賓客闕試音節諸吏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着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爲漁陽參撾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吏何不改裝而竟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着之畢復參撾而去顏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耶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曹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着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稅杖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

操怒謂融曰禍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於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禍衡悖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莫肯與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比至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慙然爲一水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衡一不能容以江夏

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

作書記輕重疎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六

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爲竟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較如衡所書莫不歎服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覽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加箠衡乃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卽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斂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六朝

夏河築堤碑記

明僧紹

邑處士

維有宋元嘉二年秋七月平昌篤馬河衝決古堤民以柳籠土
 葺葺而為遏壞潰無已功消千百縣令周雲霖雨省視上下形
 執熟在心臆乃達穉州用集厥役州許立功鄉境茂絡前基雲
 以茲津遠注大河來經平原往濫無棣迴流兩岸其執鬱濛濛
 怒濤激急疾一有浸齧瀾原漫野犇騰之變害在廬田蓋昔有
 區君之所常感而前平原相之所不能治於以跋涉躬親經之
 營之比率百姓肇理畚揭伐木北原徵匠責治迤立堅壘以束
 鴻波隨疏積土以瀉悍濤當此之時鼙鼓肆興登薨靡輟而川
 無滯越水土通演未半年而工程攸畢斯乃奠居之嘉緒而息
 土之永規也昔禹修川河書誌其功稷躬禾稼詩列於雅夫不
 憚勞謙之勤奮圖其職定害安民惡得浸沒而不章焉故伐石
 紀功昭賢於後

薦朱异表

明山賓

楊州議曹從事史朱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
 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宏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
 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圭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遇采便
 發觀其言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_三遙途必有千里之用

與殷芸論明山賓令

蕭

統

昭明太子

比充信至明常侍遂至殞逝聞之傷怛此賢儒術該通志用稽古溫厚純和倫雅宏篤授經以來迄今二紀若其上交不諂造膝忠規非顯外迹得之胸懷者善亦積矣攝官連率行當言歸不謂長往眇成疇日追憶談論皆爲悲端往矣如何昔經聯事理當酸愴也

唐

送孟東野奉母歸里序

御史中丞

孟簡

邑人

秋深木脫遠水涵空昇高一望而容思曠矣而東野於此復奉母歸鄉臨崖岐袂贈別之詩於是焉作也夫道茂者隨物而安學至者緣情而適東野學道守素既以母命而尉宜以母命而歸應不效夫哭窮途歌式微者矣若夫悲秋送遠之際瞻顧黯然此江淹之所以銷魂也况吾儕乎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八

濟州刺史趙公墓誌銘

朱名

君姓趙氏名寵字廷貴平昌人平原君勝之裔也祖恢齊重平縣令父遵周安陵縣尉君秉靈秀出神機早悟檢迹飭躬非禮勿居迨隋運告終君操履堅貞窮斯不濫未嘗足蹈僞庭卒乃擇君而事仕唐至恒濟二州刺史永徽三年年百有六歲而卒葬平昌西原銘曰遐哉茂緒帝軒之允開國維周承家肇晉珠岸源流璇源方折盛德必祀代有名哲昂昂夫子澄神毓德行捨其華言歸其默促晷何短厚夜何長佳城雖掩徽烈彌彰

宋

朝奉郎劉公墓誌銘

邑監鎮 黃廷堅 山谷

君諱禹德州德平人字希儉年二十舉明法及第補樂城尉名能捕盜奏徙藁城尉藁城盜爲不發調德榮主簿兼縣事鹽井淡而征不除君爲歲蠲四十萬罷官民追送之又爲永州軍事推官權邵州武岡縣武岡溪洞蠻蜂出燒民積聚郡治共令民入保君從數騎入其巢穴曉以禍福其酋請殺始事者二人以平以憂去服除授資州錄事參軍兼司法事始至將佐皆易之見其決獄乃大驚郡有難辦事輒倚君改大理寺丞知海北縣俗喜屠牛私酤君陰籍其姓名區處具疏壁間民相告曰是不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九

可犯遷太子中舍知樂壽縣事遷殿中丞改奉議郎樂壽南皮縣金隄兩間使者度繕堤以障水利南皮而害樂壽南皮令以私書誘樂壽仕家子得其願狀告部使者使者下書問抑民狀君會民金隄乃得南皮私書而焚之曰南皮令亦欲自便其民顧不善謀耳當報以德以願者寡不願者衆報使者通判汾州遷承議郎恩加朝奉郎察舉吏曹不岐而趨辨汾水被隄稱嚙永利西監君督護作暑雨中工休乃去以故得疾以元祐八年七月丙辰卒得年五十有九喪過汾市多隕涕者君喜讀書善集在官居家長者愛之德平王英狀君行事如此英言行有物宜可信故紀焉君曾大父思齊大父誠父芝皆力田而芝以君

贈奉議郎娶張氏繼室趙氏安德縣君男曰槃案案槃女嫁蘇某張潞郭彥佐張繹張頌有季居室以元符二年六月丁酉葬於本縣擊壤鄉之西原案墨衰來乞銘三反而不懈乃予銘銘曰吏優於檢姦或順或殘勤民惠郵吏或舞其筆嗚呼君潔可以馭吏惠可以扶弱孰能不克修怨以德勤事怠食瘁不偷怠其施不遐惟畀之嗇力耕者不穡尙其子之食

元

重修廟學碑記

秘書少監楊 桓 兗州

皇元有天下以夫子之道保國定民莫不由之又學校者敦俗育才在焉乃循報本之明

之方邊豆絃誦徧於海

德平縣志

卷十

藝文

十

阡况德平之爲縣聆視皇化爲近哉其尹佐能修典禮之事宜矣縣之學廟毀於金季前邑長盛諭嘗營草堂於故地至元壬辰秋令縣令閻士安建政謁而歎曰明時尚文如此禮樂之所茲何宜缺師生咸曰人存政舉匪賢尹孰任曰忝長於斯敢不自勉冬十二月主簿楊亨至謂尹曰學廟風化之原今寸功未加何以爲治君其任此無讓曰待吾賢簿共之曰願從付委政暇乃會教官馮繼善與邑之賢者史益讓等定其規制爲役事起本且請命於廉司白於州監贊以月給縣之尹佐借其爲各輸祿半載四民同稱所有以助焉爲大成殿楹四大成門如之不徒壯麗又益丹刻觀者咸曰不圖儒宮之盛使人敬仰如此

亂後未之見也適教官馮繼善修德廣業足爲衆師故縣之尹
佐日率衆執經問難訪議得失爲學者先風俗翕然一變於虛
學廟成矣禮教興矣爲政者知所以導民矣學士濟濟知向方
矣此邑之賢才盈溢於茲始矣愚尚念二帝三王立教之原孔
子所以祖述憲章以昭後世者請爲衆陳之惟民生多欲無教
乃亂聖人之爲教非遏其欲實節其欲也欲節則天理明天理
明則人道安人道安則五品遜五品遜則百姓親百姓親則天
下平是道也所以家諭而戶曉者也是故家有塾黨有庠鄉有
序國有學蓋古者比屋而教亦比屋而教也初不爲選士設而
士選則賢後世此道不明學者無取於教祿耳漢以明經取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十一

青紫唐以文藝應科名專爲選士設而士莫能精士選不能精
其敢望二帝三王之治耶幸今盛運復古一條前日之僞習將
見因人心天理而立教官諭而戶曉俾之五品遜百姓親太平
可承保也德平之爲縣獨可後於皇化哉道民者其勉之縣尹
字仲和資廉敏政務清簡不求聲譽主簿字彥達資質直好善
不忤並鄉籍京邑富於春秋勤修德政遠大未易量也

明

申侯德政碑記

翰林

劉棟

正德戊寅孟秋朔余更直禁庭暇歸私第適親友洪倫引容臺
儒士郭謹求記邑宰申侯生祠因問曰侯何德澤漸漬德平願

聞其詳生日正德己巳迄癸酉劇賊劉七等猖獗殘破山東州郡余邑雖少安而兵事旁午吏緣爲奸百姓杼柚告空重以富者肆厥姦宄貧者困於橫征徃徃逋逃不知其幾越明年甲戌春夏不雨百里膏腴曠爲焦土百穀用不成民有菜色秋七月適東吳申侯由江右樂安更宰吾邑廉明仁恕勤慎公平滌篆之初首詢民隱賑給孤老措完無徵逋負三百餘石招撫流移各甯幹止禱於山川壇廟霖雨輒應歲獲有秋先是頻年乏雨暨冬六出三白間里騰歡瑞雪有謡侯益殫厥心詰奸慝刑暴亂熒獨鰥寡合由以容時罹搶攘學校廢弛蚤夜靡甯經營規度務循厥制去中亭以鑿泮池修齋號以副講堂措給師生廩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十一

祿弗致缺乏旣富方穀考勤惰公賞罰士皆知勸各廸有功侍御王公度按部課最有曰持身清慎蒞政循良旣彰於邑復聞於朝乙亥季冬喬擢執金吾參軍臨行吾民如失怙恃攀轅臥轍挽留無計乃相與謀於邑之士夫郭議劉濬鄉耆呂偉卜倫郭說張甯輩曰侯雖去遺愛猶存盍立生祠肖祀之庶幾瞻仰於朝夕因構材鳩工始於正德丙子一月望日落成於是歲八月朔日欲紀厥績請先生文於石以垂不朽余嘗聞江右縉紳謂侯尹樂時正德辛未閩廣流賊數萬寇邑或曰盍去諸侯曰如余去民孰與守甯死不避於是率民兵千餘迎戰斬首四百餘級旣而大集寡弗克支遂爲所獲侯畧不動容賊欽服德威

奉之惟謹居旬餘禮送還邑余甚異之今郭生述厥績益信往事之不誣也侯名惠字天益號後河吳之松陵人也爲正德戊辰科呂柟榜進士

袁侯德政碑記

御史于鯨

袁公隆慶五年來尹德平越一歲入爲戶部郎旋移兵部又陟光祿寺丞其去邑已數年矣而邑中父老子弟思之不置相率樹碑邑門以圖永久德壤旣薄里中豪又多通胥吏爲奸利田畝橫阡陌而賦不入徵籍編民加累實甚公至廉得其情下令使白白曰令跡非能徧邱畝而神可以照窮簷卽欺令適自斃耳邑中豪因悉自出自白一時清理數十百畝民於是稍轉甦無

豪強坐累之憂往歲徵科宿奸恣漁獵今不之問使者按部窮詰凡失察課累者數年械繫公謂恣意在耳目之前而患在數年之後奈何以鞭笞禁乎一切徵賦令民自輸宿奸不得與其它負責數年者劑量貧富各收其所能償謐然爲之不苛而夙辦報課諸司咸驚且喜曰令安得催科若此監司所稱謂不擾也有事境上供億轉置送迎舊委里甲日費多金公取正賦之羨使度支在官什器儲侍得轉相爲用數十年敝改革除始盡暇日進諸生與之發明大義二三子得以經明行修翩翩偕計於所司閭閻則爲約束戒令修輶軒之舉三老教孝弟力田其若於訓則以扁額旌之或親加慰諭賜以粟帛不然則大懲其

甚者公性雖敦大而政甚敕備卽前令不理者慮必及焉曰鄴
令引漳水以溉田不憚拮据之勞吾卽不能與利奈何辭執掌
而使政墜不理時多修舉卽祠宇館舍無不煥然政觀使者按
部科最必以公爲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法之至於歌頌
貌祀恍若桐鄉之於朱邑公則慈於民而誠孚若此此以見三
代直道之行觀於德民信而有徵先民有言水以載舟亦可覆
舟撫之則懷懷則去而思拂之則怨怨則誦而懼其去之弗速
也夫南國之思召公也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樹猶愛之矧其
人耶或者謂聖賢遼逝教遺陵夷民志不修化理乃塞古今人
不相及豈其然哉碑而誌之亦以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十四

俾東於斯者得所覽焉公名宏德字敬甫直隸曲周人與余同
城隆慶府進士

順天府尹簡稽墓誌

次學士

李東陽

茶陵

正德六年辛未六月二十四日順天府尹簡君卒於家其子天仁
上京師奉南京太僕卿虞亨壯介翰林院編修趙生來請予銘
予辭至再而天仁請弗置而得輒歸歸未幾復來請曰吾父侯
此以瞑不肖孤俟地以葬予惻然乃敘而銘之按狀簡出晉之
韓厥支孫以邑爲氏今世頗希見居濟南德平者爲巨族累世
弗顯君諱琦字廷璽生而穎出志操非凡比補縣弟子員成化
十年甲午舉山東鄉薦十七年辛丑登進士第十九年癸卯選

文科給事中累遷都給事中其所論列或聯名或獨上累至數十多切時務嘗勾稽邊儲會簡營共馬巡視諸馬芻牧充楚府册封副使皆特遣承勅捧册以行隨事舉職無弗稱者宏治六年癸丑擢順天府丞至十四年辛酉乃晉府尹君志本愛民佐事既久熟政體知民瘼一意撫字徭役叢集極力應辦惟才方弗給是懼民亦安之無異詞嘗條上十二事多行之者三載考績賜誥命階通議大夫累贈厥考奉及祖守成如其官祖妣某氏妣戴氏皆爲淑人十八年乙丑今天子卽祚君以前恩命致仕歸訓子孫化鄉黨率用禮讓於凡世務悉置弗問蓋年七十有一而卒其生則正統六年辛酉六月六日也訃聞詔賜祭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十五

葬如例君質直無崖谷敦尚儉素遇事勤慎不爲表暴而身致通顯以壽考終亦可無憾也已

重修城隍廟碑記

右都御史 葛守禮 邑人

邑有城隍神典祀也聖朝制禮既定山川之望謂天下高城深池定必有神於是皆錫爵立廟命有司歲時享祭凡以取諸氣味之屬巨之廟歲久傾圮幾盡嘉靖丁酉歲余奉使過家至見門堂纍纍之蔽帝第竊獨歎曰舛哉西域之佛東嶽之母奚取於輝映茲土所謂主神願俾至是有司過哉明年戊戌穀日邑長三賢許贊等私相謂曰神主一邑吾居人實室家是庇相與維新廟祀豈曰非鬼遂約若干人各出資有差暨其餘相厥事

者惟願於是邑貳喬公亦虔給佐之鳩工庀具夙夜將事及今
歲庚子春落成宮墻壇宇煥然肅備矣乃王侯適至詢而與之
曰下民有能俾乂奠神居以無遺有司羞可無後聞爰命紀實
而數子者謂是宜在余余既應之遂昌言曰鬼神之道難言乎
易則倡渙而民以放昵則崇惑而民以誣子曰敬鬼神而遠之
可謂知矣故悖禮不祥淫祀無福諸君子事神敬矣其於事父
兄長上得無若是然乎咸此心也神斯錫之福無亦曰予以神
居神將昵余蹈惑且誣則神不可姦而前功泯矣其并以載之
石

建真武廟碑記

葛守禮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六

嘉靖丙午之秋邑建真武廟成先是邑侯新鄭楊公患民水災
既為火神祠祭之且令下於民俾為水祠於是邑人許鸞等以
北極真武實維水神相率於壬癸之方建祠蓋至是訖工或訊
余曰五方之帝人皆得祀乎典祀咸秩非祭為諂何可瀆也然
則終將置乎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奚其置嘗觀古今人情大
約有三以道化之而善以法制之而善不關知道非緣畏法獨
恐神明之陰譴而亦善是故有保極示信率俾協中有布法象
魏辟以止辟有要質盟誓神道設教聖人御世禮樂刑罰享祀
三者不可缺一也獺祭魚豺祭獸物何所宜取其知報不論其
無當耳故聖人以之制禮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

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蘓軾氏曰神在天下如水在地夫水行率土然必掘地得泉水斯可見廟建之義亦可推乎故媚以非福豈惟庶民不宜水旱疾癘羣而禱焉是亦登聞之地聽卑之所也詩曰鑒觀四方求民之莫帝不一日忘民又曰陟降厥士日鑒在茲民何可一日忘帝乎若是則邑將多善人而祠之有裨不少矣或曰是義也民鮮克知之請勒諸石以告來謁祠下者

謝起戶部尚書表

葛守禮

伏以六曹分職爰崇邦教之司八座並榮尤重民天之寄蓋王業之根本所繫實邦家之肅訓攸關是宜假多才善計之臣庶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七

可贊既富方穀之治詎期寵命濫及凡流竊念臣一介儒生六旬遺老早登臚仕躡陟卿階徒守官箴愧一籌之未展虛糜廩祿豈三禮之能清既謝恩榮得返初服身棲畎畝自甘永棄於明時目斷雲霄敢望再逢於聖世茲雖伏遇皇上聰明神授仁孝天成膺寶歷以撫御萬方讚遺謨而作新一代謂人惟求舊庶夙知民社之圖而耕當問農斯可明稼穡之務廣羅遺逸網采菲葑遂使力食樂堯之夫復叨疇咨命契之選既控辭之未得豈就列之敢遲臣當益勵初心堅持晚節謹量入量出之度據爲國爲民之懷開其源節其流庶幾有九年之蓄庶而富富而教從而爲五典之敦此臣生平有志所欲以效尺寸而受國

厚恩所藉以報涓埃者也伏願秉大君之知燭忠邪進退之幾念小人之依察民物安阜之理三事允治六府孔修倉廩實而文教興共食足而邊塵息本支衍百世之盛宗社奠萬年之安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與巡撫劉安峯書

葛守禮

人來承教賜感荷詢知欲拊循海邊相視河道此必親見其所
以難成之實幸速裁決無令小民久皇皇也東方民力竭矣非
得公賜之蘇息事將有不可測者觀來諭懇懇固知有大造於
此遺黎也切望切望山東均徭舊規稱爲最善近多變更
小民莫知端倪如派糧本有原坐之目輕重等差一視戶則雖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十六

婦人稚子莫之或欺不知何故變爲一條鞭使書手得以因緣
作弊後又謂一條鞭難爲貧者與富人同科乃又變爲三等銀
則弊愈不可窮矣夫照各倉口分派令人查納斗升若干價銀
幾何曉然共知何等簡易今乃不顯倉口冒然謂某某該銀幾
何小民聽然輸之無復可以查算是與書手以神術弄愚民又
且塗民之耳目裝之囊中任其舞弊也可憐哉不窮且盜且死
何可得焉此一事也餘尚多不能悉所望尊鑒查復舊規實爲
小民萬便憑使奉復不覺縷縷

與方伯沈對陽書

葛守禮

東省賦役從來人多稱便蓋祖宗舊法如田賦每畝起科五升

三合五勺定制也夏稅七月完秋糧十月完定限也倉口有輕重上戶納重下戶納輕定則也行之二百年俗既成民相安也十餘年前不知何故變爲一條鞭法夏稅秋糧及雜派黃蠟等項總在其中無復倉口升斗之數且歲歲不同小民茫然不知所謂該多與少無從究詰書手愚弄出口爲是且一時兼并人甚不堪自此法行窮民日見逃亡土田日益荒蕪可爲究竟之慮也近聞畫溪公集衆屬謀求賦役之便意甚欲爲東人造福乃各屬又踵近習公亦無可奈何聽之昨不量致一書於公公述衆意復書謂舊法當以戶則爲重書手得以上下作弊一條鞭則庶可以革弊是見一面耳詎云更弊如鼠穴此塞則彼

通豈能盡革也且謂書手作弊者不過爲賣富累貧也一條鞭則明寬富累貧矣況米麥有升合勺抄之不一銀有分釐毫忽之不同而地亦有頃畝分釐之不齊合之似可整而分之至不可較且如地每畝糧差一合積至數十萬則差數百石銀差一釐積之數十萬則差數百兩而一合一釐孰以爲意人不知覺而其弊已大矣若舊法五升三合五勺之外一毫不敢加也豈得有弊至此乎又謂均徭等則難盡憑畢竟猶有巴鼻甚重甚輕孰當大顛倒也又謂黃蠟等項派於均徭恐太重且派於均徭則逐末之人亦出有分通加於地則只勦力本者耳查得黃蠟等項該銀七百餘兩均徭亦增重不多如上季均徭只派夫

一項明編已加增銀六百兩上司則初不知也又謂衆議夥收
分解爲便亦止爲目前計耳此法原起於本縣朱尹建議今維
本縣錢糧不明無收者得完有收者坐欠得借者無罪受借者
破家亂如絲紛累查不結不知其便在何處也大抵有司三二
年離任故圖完糧至八分得免察究了一身事耳朝廷社稷萬
年若一年欠二分五年則欠一年且如元年免五分戶部已張
皇無措如使五年欠一年朝廷尚可以爲國乎此必不可者也
東省地瘠民貧故禹貢列兗州爲下下今以北方各省例之已
自不倫若槩以江南之法窮民止有逃與死爾此以地坐差之
害先起貴處予巡撫時嘗力改之繼者亦宜遵行不謂敝省今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

亦漸漬也畫溪公謂江南亦有薄地特未履海濱之畝耳如親
見沙鹺不毛恐亦必慘目而傷心也公復書亦謂吾在畝畝所
見必真許再請教公門嚴峻不敢輕瀆願因執事轉達之幸相
與共議採擇焉

與中丞姜蒙泉書

葛守禮

嘗聞尊慈念我東人之艱百端講求惟欲莫之生全之地此當
世感者也但東人福薄土瘠差繁徃時賦以地起差以丁出皆
有上中下之分貧民種薄地納輕糧尚可輸辦嘉靖二十年始
變爲一條鞭派糧之法貧民之地皆不售者非沙鹺則不毛富
人之田則膏沃易治所得子粒比貧民或加十倍一例納糧貧

迴塵其上則以眺遠列兩廂爲儲侍後有土屋倚樓最後爲後樂亭松竹交映森森如也中門外依井爲蓮池種分紅白旣潔旣清不嬌不妖君子比德焉此亦物外清區而林間之別趣主人自得有不以語人者園名曰宜疎蓋南京禮部尚書葛子退老之所也人有問者曰疎有三義曰狂曰鹵曰慵皆非美稱此而曰宜義何居也則應曰疎者對密爲言也而何嘗有定用不曰有疎淡乎泊乎勢利不曰有疎朗乎儼然心事不曰有疎快乎怡然天真予得意於是而取快於是故於園自見焉爾今入吾園見田疎而碩果疎而大竹木花卉亭亭各植不相凌而自適以至池面魚遊而不可餌林中鳥啼而不可就田夫園子

德平縣志

卷十

藝文

三

袒裼歌呼而不可擲揄而主人者亦徜徉乎其中時遊時息時踞時臥命無客酒吟不韻詩召子弄孫以琴以詠常不覺其日之夕也故疎惟此園爲宜卽如子言若疎狂不過放浪形骸若疎鹵不過顛倒衣裳若疎慵不過日高睡起在此園亦無不可也夫子贊易曰慎言語節飲食曰懲忿窒慾曰何思何慮而總括之曰易簡皆疎之義也言語疎則氣固飲食疎則脾歡忿慾疎則心靜思慮疎則心完疎乎疎乎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乎余旣以宜疎名園且將持以終其身人卽號余曰疎翁亦無不可也旣以語其人因書以爲園記

謝加宮保致仕表

葛守禮

伏以虔始有終人臣務考履旋之吉備物優老聖主方隆晉錫之恩榮出曠逢愧與感並竊念臣行能鮮薄材質疎庸入仕四十七年備霜雨露歷官一十九任莫效涓埃徒以一念樸忠上蒙九重知遇至於忘其衰老使之久掌臺綱區區犬馬之誠勉靡弛於晚歲而冉冉桑榆之景聰明久謝於前時比累陳告老之章荷眷留之彌固及俯遂投閒之請又恩禮之兼隆宮保聯班闕下侈晉階之寵驛符在道里中警推傳之榮方慚素餐多年繼粟仍頒於邑吏正擬懸車此日詎與更藉於臺人雖六卿故舊之臣在先朝嘗蒙此典然四紀傳聞之盛乃微臣獲沐今朝鏤刻難忘捐糜莫報惟願我皇上緝熙聖學對述天休道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

視履家訓序

禮部尚書 馮琦 臨胸

葛氏家訓者端肅公手錄其生平梗概以示其孫尚寶君者也尚寶君兢兢奉之罔敢失墜期世世子孫永寶之遂錄諸梓而屬予序其後予受而讀之曰是訓也獨家乎哉固學士大夫持身之衡而涉世之模也夫人居恒時稍知振拔動以名節自砥礪道義相期許高舉遐視矜口談當世之務卒之聲利當前投

試而起試之震撼紛拿之衝目瞪舌橋錯愕躑躅莫知所持高者或抗激以剽能卑者務詭隨以取媚何向者自期待之厚而復躬自菲薄乃爾則向之所挾非其質矣公性貞而朴學博而純後先在朝右若而年茂績正議彪炳輝映及謝事家居向恂以孝友仁厚敦宗族睦里黨鄉人迄今思之是編所錄由諸生登第而廢官而大僚大抵以淡泊明志以廉靜勵守以義命決進退以禮法律人已以正直爲忠厚以寬和爲端嚴故穠郁無所艷得失無所營權貴勢力無所屈一遇難決之事而批郤導窾譟然立解卽利害在俄頃不爲悔也嗚呼以公行誼若此豈直可以垂燕翼之謀衍箕裘之緒已耶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十四

其欲喜矜者以釋其躁志昏者以敦其植氣酸者以振其頽固學士大夫持身之衡而涉世之模也昔胡安國謂李文靖淡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而司馬君實自謂生平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予於公亦云

葛少保行歷圖序

刑部尚書王世貞 太倉

世貞守尚書郎時葛公年僅五十以少宰遷大宗伯矣自班行中望之固甚澤而鬢也而世貞用投劾歸里久之起浮沉中外自以爲若異世人而葛公謝宗伯歸天下雅欲伸公之志而占其治於進不得已而強起之再遷大司徒歸復起大司寇以至御史大夫蓋世貞之入領太僕而其修爲公之孫昕因以獲待

公公之長臺省二十年而家食居其十之七卽無論公雖世貞亦髮鬢鬢白然天下諱公之老而艷其壯公深沉寡言笑第其出入人俱以目屬之藉以爲喬嶽巨溟能柱兩儀而有萬彙雨澤之所敷翕而公顧遜不自居數上書乞骸骨人主強挽而褒嘉之者非一於是太僕出公之像凡若干冊以示世貞指而曰此其諸生而受經者此倅郡而聽訟者此卽建禮署而視草者此領壘書檄樸多士者此閭如而旬宣者此侃如而臬者此以中丞開府者此佐統均者此浴神人於南者此地官而司計者此再賦歸田者此掌邦禁者此侍慶成曼皇極殿者此握中執法者此考績賜寶鑑羊酒於邸第者凡公後先垂二十政而其

德平縣志

卷七

藝文

五

貌亦自稚而壯而強而漸以老其服自青矜而有冠服由黃黑銀青以至金紫其髮亦自綠而黑而頰以至白余不能盡辨之而其稍可識者則其爲少宰時與中執法二三像耳太僕急語余古之善貌人者敬名延壽外無如韓幹周昉之貌汾陽王其妙至併性情而得之然天下之不生識汾陽王者驟而示之而不能指其爲何如人也乃若誦退食之委蛇則能狀其優游而自得風赤舄之几几則能狀其處變而不失常覽雍雍肅肅之章則能狀其葆和而履敬歌赫喧琴欄之語則能狀其威儀而恂慄雖千萬里之外與百祀之後啟其編而想見其爲人與其狀貌猶躍然也何可以無君之一言世貞謝不敏則謂

貌子之大父而已乎而予言何藉哉卽不以予言何藉葛公之
自稚而壯而強而漸以老也其髮之自綠而黑而頰而白也是
幻貌也服之自青衿而冠服也其黃黑也銀青也今之爲金紫
也是幻飾也其瑩若冰玉純若金勁若石而蔚若松柏者固七
十年一日也更數百千載而猶新夫庶幾乎周文衛武之所見
稱於詩書者哉蓋未幾而世貞借山南之節以出其明年葛公
以滿六載當進秩逡巡不上計屢乞骸骨天子難公之去而重
違其請特晉太子少保馳驛歸而至與廩之續其在六卿者計
於公登第之歲凡四十五年而後復舉亦盛矣哉世貞巡事省
簡乃追次其語以貽太僕爲公頌雖然公杜機矣而且進於道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

無所事余言矣

家禮摘要序

大學士

于慎行

東阿

夫前王順天之時察地之宜因人之情而制爲禮禮者制也若
夫物之樊圜而不敢踰越云爾周官稱五禮而晚代漸約爲四
四非無本蓋本弁師而言冠本媒氏而言婚本肆窳而言喪本
鬮辜而言祭四者出而人倫生死之儀備古大宗伯所掌且是
矣作者伊何而述者紛以成家咎在聚訟興而章采日繁正猶
西河氏所謂言政不及化言文不及理云者民益以抵冒而士
無所歸宿教寢衰矣平昌葛東山先生性成天則內湛神明以
前大宗伯與川翁爲之父其所私於鯉庭之聞而公於鱣堂之

授者惟禮爲大端蓋親廣川之帷秘陳留之長更幾何時而成
書以就洵以勤矣其書無非酌四禮而折衷之嚴損益而觀會
通期於畫定而曹守一成而永肩要之貴者不及頌賤者不及
逾富者不及淫貧者不及廢焉耳就中斤斤宗法深切著明所
重在乎辨廟祧而正名分先本實而次柯枝揭成周正體門子
之義而慎周禮註疏畢乘尊尊代宗者之條江河日下末季陵
夷而先生以介特之身挽回倫亂之俗欲使恩不瀆親義不凌
節其心良苦其志良足悲也先生居平履屨不苟目無迂視備
然整慄人莫與狎然又孩孺必式備保必矜庶幾躬秉四氣者
至於倫彝如飽太牢執先王之矩矱有政而閑厥家則先大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

宗伯雍容禮教之業先生未可謂不爲張大之也冢嗣尚璽
君人羣翹楚其踐家法嚴於三尺爰以是編登棗屬予序之余
叨宗伯坐曹歲久未覩太平之理無以答主上副典司以視先
生道化不勝中惡後有薛收姚義之輩起而廣先生之書則此
二三策者懸諸日月可也

徒駭河水災申文

邑令 趙 鏞

徒河水泛衝開李家等口子滄沒民田無數本職卽日親詣河
邊號召鄉夫列椿搆土不日成堤口子俱塞再越十餘日淫雨
浹旬徒河上流諸水蔽野漫堤波濤洶湧德州明善等鄉河口
復決遂下及本邑基山宜豐二鄉河口俱各崩壞無一得全水

勢益大延滄四十餘里將旬月不隕河流居無完舍野無寸苗民之受病莫此爲極又查得各口子俱受岔河諸水派出陵縣城東流經本邑地名長莊郭里長屯等處紛然四溢又查得近河地方有呂家禰家鄧家于家孟家等窪及重平鎮南有東西小溝一帶俱欲灌河凡此皆水之所由鍾河之所由漲合議修理不與水爭尺寸之地甯避地以爲水之經絡亦不許無知小民阻撓工程其於小溝岔河窪地則疏其壅塞以通於徒河於徒河則決其河底堅築堤口堤口既固河濬既深庶幾會衆流以達於海決排旣事小大不迫亦有益宿民害斯除矣

重修文廟碑記

邑令 鄭材 安肅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

夫學宮受聖靈表文物學士教化開焉假令湫隘翳塵不可以居瞻望之謂何何教化之爲也苟可責在興賢隨廢圯飭治之誠不可後哉余不佞承乏德平於文治之興有志而未逮也顧前乎此者廟貌則旣壯矣人材則旣盛矣誰爲爲之敢忘厥自乎士大夫爲余言曰不腆敝邑往者學宮陋甚不足以肄業幾不足以蔽風雨科第之不舉者踰幾年矣唯時戊辰彭侯來撫是邑嘆喑殘廢毅然舉事不憚修繕以有今日也於是相與周視學宮指聖殿曰昔三間耳今爲五間儼如也指兩廡曰昔各七間耳今增爲各十五間翼如也舊名宦祠附戟門左鄉賢祠附戟門右苟簡特甚今創改兩祠各三間一如弟子位跂如也

戟門舊狹小今增兩間以闢賢路櫺星門舊迂遠今退數武以藏風氣而廓如也整如也且樹之藩屏鑿之泮池而轟轟如也淵淵如也虛明爽塏飛甍鱗次煥然巍然禮樂維新英賢崛起如持左券而取之則彭侯大有造於吾邑矣又三年辛未袁侯至以學地前少拱衛乃於城之南隅建聚奎樓學之東西監與賢坊育才坊又一年壬申程侯至以學無主山復建一樓於城之北隅與南樓相對又三年乙亥何侯至復於南門高其城樓曰文明而學之規制滋以備矣今年丙子不遠棄敝邑惟侯繼之嘉前人之丕績而光大之厥惟侯也侯曰然謝不敏曰主臣余不佞惡敢望四公不佞繼之平陽之代鄱侯耳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元

法令具存奉以周旋無敢失墜而已止大夫又曰聚奎樓歲久漸頽學宮修且久未有記北奎樓建且久未有名是不能無請於侯也余不佞於職無所辭於是修聚奎樓新其棟宇拓其規制於北樓則扁之曰光嶽蓋取光嶽氣完人才輩出之意予之所以繼四君而謝諸君子之請者如是而已諸君子復請曰願有記於是退而書其所以然如此彭公諱時中壬子舉人直隸石埭人袁公諱宏德戊辰進士直隸曲周人程公諱沂戊辰進士湖廣咸甯人何公諱倬甲戌科進士河南杞縣人

祭古塚文

鄭材

德平故多古塚愚民無知往往利其磚石掘發之有司弛而不

禁日久成風今蒞茲土乃嚴爲約法然猶有潛爲之者如基山鄉數人夜聚發塚得黃金三兩而以馬銜鐵器諸物問之於是爭金與訟死者暴露勿卹矣余旣按發塚者罪仍以禮葬死者故地竊念死者有黃金恐其時非貧困無聞之人而馬銜鐵器相雜壙中則其人固男子也何獨無所託姓名不朽乎是可爲太息也昔謝惠連祭古塚假爲之號曰宜漠君余於是死者旣於姓字遠近無聞亦以是稱焉萬曆十二年月日德平合鄭材特以豚醪之儀遣禮吏致祭於宜漠君之墓而詰之以辭曰嗚乎宜漠君何時生何時死誰爲之墓而誰主之墓其意子於時亦擬適以無知羣小開子之壙尸骨猶存今之墓主誰子於時亦擬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

然丈夫也胡不策勲業於當時俾休光照後又胡不留姓字於地下俾誌銘可憑乃徒以磚石蓋子之棺黃金禍子之體以至於今也計子之生無亦貪生失理終身遮障於利欲猶不忘金幣以殉葬耶抑子之父母妻子無益之悲爲此耶抑當時之習俗然耶嗟乎生者嗜醜物也人生寄世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彼黃金何物何用於子之生何益於子之死而乃裹於裙襦藏於窀穸以遺此無窮之累也子以黃金爲子有耶不知身非子有是天地之委形也已化而爲異物矣子孫非子之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已絕而無種類矣之二者皆人生所稱至切而猶不爲子有乃戀戀黃金於沒身之後亦惑之甚矣子以黃金之葬

爲侈美耶胡不以尸舉而委之於壑使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
連壁萬物爲齋送其侈美爲無對乎鬻髀氏有言曰死無君於
上無臣於下無天地春秋之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若然則子
也勝南面王之樂矣奚必計此區區微利哉夫天地之間一氣
流通腐朽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腐朽一出入如環無端死
生細故金玉織塵奈何世之貪夢者趨利營營終身立於禍之
中央多凶多懼漫不知悟也悲哉死哉以爲利於身徒爲藉賊
之資以爲利於子孫徒爲長傲之具以爲死後利於尸骨如冥
漠君則世之永鑒在焉嗚呼悲哉是金也在塚終禍子之身出
塚又禍及吾之民爲此者果誰氏是可鄙也嗟乎古人遷停棺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

於射聲息哭鬼於廣漢尚已材無良不能訓民於義而延禍於
子曷敢不自省僭而過爲苛責獨爲子枯骨惜世情悲耳若其
不然子無乃有意乎捐金露骨以寓風世意乎有酒盈卮有餽
盈豆舊物雖凶新阡復斃冥漠有知安身斯極尚饗

隨車雨解

葛引生

邑廩生

縣尹朱君相來任德平車止城隅澍雨大降先是旱魃爲虐近
且四年五穀不登百姓流轉居者嗷嗷莫知所底至是民大悅
越明日君入城天又雨翼日君履任天又雨遐邇沾足枯槁頓
釋於是賢與不肖皆稱爲隨車雨也東山子曰似是而非也晉
魯繆公以徙市而雨顏清臣以決五原獄而雨厥有所因今令

甫下車仁政未布天與何先焉是殆有所警戒而非有以驕之也夫德平固天之所覆與天下無異也天下得良有司雨暘時若獨德平不然黎民涸轍此天心之所隱也夫牧者芻牧不得則牧者不得自安故亢旱警之使牧者不自安也求牧者視牛羊之死不顧則必甚怒而黜罰故四年之內三易令位所以甚怒而黜罰也然而源源而來罔有悛心將復警之亢旱則是又極而不可益將復警之黜罰則待其後也豈良何罪哉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則無禾今年不雨則無民矣故曰天心之所隱也天心爲民而雨矣不於其未至不於其既至而於其將至何也曰此天人相與之際也此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也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

未至則無以警之既至又未知其可警與否彼初筮仕臨城則初見社稷人民也履任之先又當齋戒明德誓於鬼神也則其心固有精自足以承天休者上帝若曰常如此心則雨暘時若耳嘗聞有爲人炊餅者三炊而三噓之主人惡其穢也乃奪而自炊今日之事誠畏四噓也故不於其既至也嗚呼令爾知此可無畏哉明明上天赫赫皇威奉若夜氣則豈惟百姓不罹亢旱之災其亦天祿得而福澤永也不然天既厭亂鑒前之甚怒黜罰不足以警則必有以待之矣不肖居於斯土誠恐其復罰也故書此識之

與周鹽臺公祖書

尙寶卿

葛

昕邑人

元年敝縣止行官鹽禁民私販官鹽不敷民用挿和土灰追之
里甲官爲追價貧民大困乃勢不得不買之零販者以致無藉
射利之徒數百爲羣私自行鹽縱橫近海之縣一過村墮頭畜
徑食人禾苗飽食率不給值且各持長鞭珠棍惟所欲爲邏者
莫敢誰何先端肅公憂之曾與蕪鹽臺公祖議濱海縣各分給
鹽票票定斤秤使各行於本州縣境內而四方無藉之徒始潛
散宵遁年來人獲貼席咸以爲得與盜法永免門庭禍患矣茲
聞有大賈創爲私鹽妨公之議力乞裁革吾縣鹽票夫票旣驗
之臺端發之司府豈得目之爲私敝縣去海纔百餘里何爲與
臨海諸縣殊視使其計行恐只快一大商報復且坐收重利始
而困累居民繼而竊伏鹽徒糾衆大發其貽害流毒地方可勝
言哉伏乞尊慈念此舉有關地方大利害仍查舊例一體准令
給票充課俾土商與官商並行盜弭民安不直富商窮民兩利
下邑將世世感覆載生成之恩矣伏惟原鑒無他腸賜之施行
不勝仰望

重修真武廟碑記

季東魯

邑進士

元帝河北北極福佑華夏立廟明禋所由來遠矣吾縣夙稱富
庶嘉靖初年率掘城內北方地以增高墉垣民因各取用其宅
後土遂擁爲汙池巨津浸自是物多疝癘民日凋敝五穀不登
水旱疾疫歲相襲也有識者據堪輿家說就葛氏捐基依城築

壘爲帝廟作一方鎮其肖像端嚴凜肅大類齊雲巖獨殿僅四楹門才一間殊湫隘不稱兼以歲久漸就傾圯而廟前蜿蜒小道達委巷鄙穢幾不可出入殆難必帝之陟降也萬歷丙申符卿幼明葛公倡爲義舉拓其巷爲街衢坊門相映高築甬道直屬廟前橋梁楔棹悉舉而新之更鳩工僸材鼎建廟宇復充大門爲三間兩廊稱是前翼以鐘鼓樓後寢閣亦各配以高廡右闢地爲道舍爲庖厨爲齋室規模軒豁丹碧焜煌居然鳥草蠶飛一睇望間元闕在水中央不覺其起敬起畏而趨蹌對越也於是威靈益顯祈禱必應曾嘗於醮日見瑞靄翔洽雲騶彷彿九旂飄渺威爽如在辛丑工方落成越明年雨暘時若歲乃大

德平縣志

卷十

藝文

三

孰民安物阜說者謂四境恬熙樂利殆周甲子而未之見者於戲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下民何以報帝貺也符卿公爲廟基主其捐資恭修以侈廟貌妥帝神固宜而其族之賢雋與鄉民尚義者爭致瓦石木灰喜從經營創建卒之靈感洊臻來度來格錫以豐年昔之所患疢癘以除凋敝漸起斯可不紀其姓名以勸世乎書曰凡厥庶民旣富方穀孔子答冉有問政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符卿顏廂庶爲義倉義序其體帝鑒觀求莫之意而念之誠深乎若夫神之顯赫濯濯厥靈自有口碑競頌以至廟建微旨與下民不忘帝之寵綏隲祐則先正少保葛端肅公記之矣予後生小子其何能贊一詞

葛公祠堂碑記

兵部 尚書 鄭 洛 安肅

公起家嘉靖己丑進士歷官禮部戶部刑部尚書御史大夫晉太子少保垂四十年所今上御極三年乃始得引年懸車虞祿輿僕之賜蒙恩矣越三年擬召拜冢宰而公薨天子哀悼下公卿議謚端肅遣官祭葬如例制曰可方是時山東巡撫爲汝泉趙公直指使者爲次山王君以士民之請檄邑令何君搆公祠於東門之外堂以四楹列兩廡而門坊而庫亭而賓館庖厨繚以周垣制稱壯麗公冢孫符卿龍池君乃以負郭二頃爲祭田走其弟春元今檢討君鳳池曠請於趙王兩公兩公慨給佃戶籍名於官董其役踰七年代巡西元韓君議表名臣以端風化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十五

又檄有司括帑中羨秩春秋祀情文更兼至顧獨未有祠記也符卿君嘆喑闕事乃屬言於余往余爲方伯時曾瞻公風裁於朝後余嗣子令公里中稱公家塾美善尤具符卿君要余言也余曷其能已公生平行誼載傳誌不論論其祠事之大者嘗聞諸公里人其言之也當歲時伏臘修東帛之儀舉禋祀之典祝史正辭子孫宗黨咸在其祭則有司主之齊明盛服儼對神明矣諸縫掖之徒從而後之恭敬趨踰咸頌先師矣彼黃童白叟婦人女子過而瞻拜焉曰葛公葛公自始祀迄於今如一日也余聞而洒然異之嗟乎公何以得此於人心也語有之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傳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夫至於徵

而後考定其人品也已夫夫也官居台鼎之尊身致青雲之上亦塵跡幻境耳能使其身沒之後謚以美名榮哀滿朝乎能使其仕宦所到奉爲名宦尸祝遍野乎能使其鄉評不訾議旣推鄉賢復崇專祀乎公一一備矣且也有司掌風教者也來蒞者非一人縫掖善臧否者也後進者非一士閭閻父老愚而神者也更不可得而指數而盡誰驅之誰尸之咸頰首傾心於公久而勿替也故智可以格天地不可以欺四海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朱邑祀於桐鄉庚桑楚祀於畏壘一鄉一邑之善不可沒滅而况公乎抑聞公升遐之日上帝嘗見夢且召公里中人夢多符者公果如夢化去是豈偶然之故而已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六

耶正氣所磅礴在天爲神在地爲人神而復爲人人而復爲神貫古今塞宇宙不可得而窮極公廟祀百世安足多也昔人謂傳說列星申公嶽降亶非虛語當日三公立祀之意其有見於茲乎趙公名賢汝陽人官至南京吏部尚書王君名藻真定人今官山東左布政使何君名倬杞縣人今官南京京畿道監察御史皆著功名於縉紳例得並記云

葛郎中賜食圖記

大學士
閩人 李廷機 九我

上御極之十有一年穆卜壽宮諏選形勝得兆於大峪山上親登覽者再盈廷之議斷自宸衷臣庶旣諧龜筮協吉乃召工部尚書臣兆維茲大工重典役煩費鉅工戒於窳費戒於糜爾其

殫心廸簡乃僚惟廉慎清幹有心計者乃可事事於是尚書臣兆言郎中臣昕敏有才故世家子明習勤恪可使有詔用昕臣昕奉命祇役不遑夙夜計籌盈縮節省浮冒匠作受度百役競勸蓋壽宮規模締造一視永陵而永陵之作所費水衡金錢以六百萬計茲費未三之一用乃大省越萬歷十六年工既次第上駕往觀之時維九月六飛載肅公卿文武荷橐以從翠華至止天澄日明周覽徘徊天顏悅喜賜公卿大臣上尊珍膳郎中臣昕乃亦有賜稽首醉飽諸扈蹕在道咸飽郎中需被之殊臣所亦自以遭逢聖明用尺寸知遇私希曠一時從官同列所不能有退而圖繪其事將珍藏世世以俾無窮史臣機嘗讀漢

史孝文帝幸霸陵從慎夫人倚瑟而歌意乃不樂顧群臣咨嗟不聞有所賜予天祚聖主定鼎卜宅創億萬世無疆之基神明幽贊卽山后地祇罔不效靈呈異固宜有膚敏之士世德之臣應期受事攄猷展力勤劬精白以稱上任使而當於心而上記功酬庸不愛馭幸之典以六百石郎吏割大官之炙於馳驅鞭弭之間賞不失勞頒不後時自彤弓蓼蕭之後斯爲奇觀然則非直臣昕撫臆誓報淪肌及骨卽葛氏世世子孫什襲斯圖時一披覽尚當歌呼拜舞祝頌聖壽同天無極斯實臣昕所以爲圖之意寧取矜榮炫寵詭今夸後而已

謹按保甲昉於熙豐世以王呂新法變舊章以禍宋疵其人因
疵其法夫法貴宜民趨時爲大苟與時違卽聖哲所建亦敝倘
與時宜又烏得以人廢之馬端臨曰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
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羞稱而後之爲國者
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反至煩擾無稽國與民俱病愚以爲保甲
之法亦然矧比閭什伍成周以王卽夷吾內政亦且以伯而守
望相助陳王道者復亟亟焉奈何至於今而疑之今寰宇清夷
閭閻甯謐北烽南瘴不復內訌孰不謂明治世何俟杞憂然
歲有荒歉萑苻多盜內則武備衰外則疆圉無兵所爲利賴
於保甲者不淺渺矣夫盜賊橫發或自爲防禦力孤

弗勝耳今令十家爲甲甲有首各鄉爲保保有正丁籍分明器
械有飭大小相維統屬聯絡如臂使指如常山率然首尾相應
寇至一家環數十家共撲之與一身一家自相敵角強弱倍蓰
寇不將聞風遠遁裹足而弗入乎利一夫盜不自盜必有爲之
嚮導招延者大抵有所容則潛城匿市得以藏奸無所稽則蟻
聚烏合任其伺隙今令丁男有數術業有考出入遠近有期招
揭門牆互相覺察其有游惰作姦者何以自掩其商賈行旅糾
詰物色或有容姦治以連作卽巨猾巧探安所駐足利二外患
不入內奸不出男耕女織力其本業患難相卹出入相維詎惟
百室充盈婦子甯止而衣食多賴風教可興亦足爲化民成俗

之助利三蓋平居則習成周之黨正而率衆相與讀法值警則
出師徒一比閭而容民卽以畜衆上無徵調之煩下無遷徙之
苦民無科派之擾官無供億之費保甲可行茲非彰明較著者
哉第其法久弊生漸失初意自僦科政急移保甲之稅以充課
繇役煩苦搜保甲之丁以爲徭而保甲廢削吏胥需索譁囂隳
突民始告病以民之病也遂曰法病不知非法之病乃有司之
病法耳今之議者曰宜稽察戶牒清理甲榜編審丁壯更置首
領愚則以爲保甲相守本爲民計非若均徭編派爲國計也故
民自事其事則見其省便官爲之事其事則見其煩擾爲今之
計在有司得人尤在聽民自便所謂人者非欲其見事風生喜

紛更苛察以爲能也賢在安靜不爲煩擾但慎保甲之舉重漁
獵之罰務使窮民經年不見吏然後可以樂業所謂清稽編審
不必官爲之以滋吏胥之奸也所謂便者非欲其伸縮自由蓋
不爲刑罰所加也毋謂以他役爲擾以他需籍在各保而不在
官官治以法而不與其事彼人自保其家鮮有不力者故曰宜
聽其自便也何以明其然也伯子令晉城舉行保伍使之力從
相恤孝弟忠信相勸民卒賴之此得人之效也韓魏公刺陝初
聽民便後藉以配邊而法弊此強民之驗也卽熙豐之法與成
周比閭之意原不相遠惟其自上操之甚至雞豚狗彘之畜有
司皆爲之計算是以民不勝擾未見保甲之利而先受其害治

道視周霄壤蓋有由然此豈法之罪哉故用法者踵明道之躅
鑒魏國之變能爲成周不爲熙豐則善矣

改行條鞭狀

邑令 王霖

先自二十九年十一月內因編審不均百姓告苦議改條鞭通
行申請至三十一年正月初一日始蒙院司道府批允下帖本
縣自三十二年爲始遵照條鞭施行其餘各款俱依原議編派
而百姓猶恐異日中變依然不均請具狀刊石以垂永遠嗟嗟
推是心也誰謂民果愚哉夫自五年審丁徒利奸豪而鄉愚無
知打點不到卽稱有力之家一坐土戶產粟盡傾九則之虛名
陷民非一日矣紛紛陳告願改條鞭又曰怪哉霖抵力申請齟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四

齟一暮而始得報豈其固執成心何拘拘以條鞭之行卽本
縣地不盡膏腴而三等旣分下者仍舊則彼田連阡陌收入自
豐詎不能爲窮民隻身無藉者代差銀一二就令歲不逢年而
中原地豈不毛視之凶歲流離囊橐如磬毛髮僅存者其出丁
銀或五七錢或三五錢者其措處又孰爲難易耶以審誤害百
姓而誣條鞭爲不善者吾終不信吾終不爲矣獨此一方民幸
其行又恐其不承行慮何遠也則其故可知也後之蒞茲土者
想乞哀刊石之意隱隱胸結爲民禔福卽法久弊生調停在我
勿以輕信故漫議更張也霖非真能父母斯民而孰覩願行之
狀久歷申請之苦又深知其行後之便敢俯從民願勒石存狀

以告夫君子長者若夫地畝人丁銀糧數目則卷冊具在增減有規一查閱之灼然見矣茲不復贅舉實有口指石陳情當無不動心者萬歷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狀

重議輪編狀

邑令 賈先春

考平昌古鈎盤焉津地偏處濟水之西北鄙商賈不通家無厚積率仰給數畝之入爲入口終歲資乃地濱海濫膏腴者僅僅十之二三鹹沙斥鹵者居其七久而此沃土瘠土河渠久湮積穰無用輒又仰給天時幾幸雨暘時若庶一飽之有藉焉茲頻年以來非苦旱則苦蝗苦雨甚至辛亥歲而旱而蝗而水且相踵至也爲斯之民者已太苦矣如是而每歲之中必欲僉馬解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十一

戶若干人銀解戶若干人麥漕解戶若干人此於成例所在雖甚撫綏仁愛者勢難解免之爲愉快則爲斯之較者亦太苦矣惟是就不能蠲之中爲調停之法使奸宄無從穴竇而一二稍殷富者不致有偏枯之嘆也則余牧民者責也亦余牧民者心也查平昌先年審編以三等九則爲式中間田連阡陌之家多擁富厚以自適而室如懸磬籍無寸壤者或至派丁銀五七錢三四錢不等甘苦失宜匪朝伊夕前令祥符做恒玉君改行條鞭法賦役在地丁編派每有地丁止派銀一錢五分無地丁止派銀一錢四分七毫三系其三等九則永章不用此法立而貧穡甦生奸豪始不得獨逸自茲以往繼有神君慈母無庸仁

地明亂舊章輕負仁人君子至意獨是解戶一節徃例俱按地
點差久不面審弊竇叢生疑又當稍稍裁易蓋小民可明示以
令不可陰示以意不審則疑其別有寄耳目者果點派得實猶
將以暗訪爲辭而奸宄蠱惑鄉愚間有被其欺騙是立法者意
欲省事便民而奉法者且因之爲狐爲鼠也又或一人之身甫
慶息肩旋苦鞅掌一門之內父編糧戶子任銀差其爲偏枯良
可扼腕加之物換星移桑滄變態泥之嫌於膠柱更之等於奕
碁種種不便更難枚舉也用是有慨於中久矣因衡量輿情參
以膚見條其應革應舉者七款獨諱者一曰審解戶爲首大約
做三年一審之規易之爲一年一審

集邑民而討其賦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業於官虞繫於民虞擾則又酌爲酌役法一年止審闔里一甲
次年止審闔里二甲再次年審闔里三甲以下按甲遞用期於
十年一週使民力寬然有餘上中地多者獨役次者每數丁朋
當至甲有大小丁有多寡則從中參酌遇殷富甲內以兩年而
用一甲之人遇消乏甲內以兩甲而供一年之用無非以面審
可杜暗訪之疑輪甲可甦偏枯之累歲派可免日久事移臨時
更張之擾云爾議成質之紳衿紳衿曰便叩之父老父老曰便
於是上其議於院司道府或謂宜著實行之或謂於民瘥有裨
或謂保民實政鑿鑿可行永爲遵守似乎一得之愚有當採擇
故批允後遂行至今他不具論卽按方蒙僉者雖不任受德而

亦庶幾不任受怨矣余則以文案具在已見諸施行焉用文之
乃父老相議於庭以立石爲請意欲垂不朽余應之曰法苟宜
民後之蒞茲土者當不以余譴劣故遽易改茲況法立弊生今
而後安知不有應派之年而詭計飛酒與夫不可窮詰之弊漸
次萌芽乎亦安可謂前法盡善也無奈父老之請益堅余亦終
拒之不得故爲狀誌其事夫非謂一法之立保無中更不過如
以便民者爲民請終以便民者從民之請也則今日立石之意
非余意也

懇乞旌表母節疏

鴻臚寺 隨堂 葛 皓 邑人

臣故祖原任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禮生臣父引生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四

終鮮兄弟初娶前母靳氏生兄昕官尚寶司卿曦官翰林檢討
俱受國恩靳母卒越四年始娶臣母竇氏係本縣竇廷禮室女
年甫一十六歲臣父痛靳母之亾又不忍二兄有繼母之累謂
臣母爲庶然以臣兩兄視母卽不爲繼母以臣視母實生母也
臣父本邑庠廩生刻志繼述苦心經史臣纔五齡竟以積勞成
瘵齋志以歿彼時臣母年方二十有四也臣母痛臣父亾拊心
泣血再絕復生意欲以死自殉臣祖母多方諭之曰舅姑景暮
子又稚年仰事俯育屬之于汝與其一死以孤節孰若一生而
兩濟乎臣母勉承姑命乃強起襄臣父喪事遂終身茹素縞衣
屏絕鉛華忍死守志惟孝慈自勵且臣祖歷事三朝叨登八座

迨解組歸鄉猥蒙我皇上晉以宮保給以輿廩豈無一二僮僕可供炊爨臣母必鷄鳴而起躬由定省親執中饋凡舅姑食息興居務承親志初不以口體之養自効及臣祖父母先後遘疾衣不解帶藥必親嘗迨相繼告殂哀毀踰禮孝思弗置至臣稍長遣就外傅熊在課讀焦勞不寐嘗戒臣曰汝兩兄備員士林汝學無成不特汝遺玷祖父我亦無顏見汝父於地下矣臣聞此朝夕兢惕罔敢自棄雖未克紹箕裘仰成母志而母氏燕翼之謀實不遺餘力念母冰霜之操日月並懸孝慈之聲內外無間相應陳乞曩兩兄在仕以母年未逮五十不敢越例妄請況臣又在幼稚今母年七十一矣臣今侍從闕下矣倘不邀恩旌表終於沒齒無聞臣烏鳥之私實萬萬不能自己者伏望皇上勅下查勘如果臣言不謬將臣母竇氏如何旌揚庶臣母節孝不至泯沒其於維世勵俗之道不無小補矣臣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四

蘇邑侯城守三善說

葛如麟

邑進士

崇禎己卯之春吾邑父母蘇大夫謝高篆之沐丞葛子從諸父老後醴觴贈言侯吉祖道矣友生有過而見之者曰此子大夫之頌美吾令公也抱土城當大任難當大任受代之日難當大任將受代既受代之日而屢拒萬騎卒保萬全難勞矣忠矣功茂以加矣顧亦孰思公之是役也有三善焉可用師後世者乎

每聞他方重城者內外兼守未免力分而備疎公自下車取前
父母扈南樂重新之外城而益繕之厚其睥睨深其池隍壕塹
附牆臺樓儲具以及今茲極力外守內自晏如魏幾千雉表裏
金湯此無論保障勲宏卽陰陽廣運爲何如者他方守城之夫
率額足於鄉鎮夫夫也誰甘舍父母妻子爲他人守禦倘聞家
難正虞內潰耳公旣嚴巨室入城之期申飭鄉居守鄉邑居守
邑不相貸則羣歡如也瑟如也而何弗諧如也他方兵夫糗糒
或急歛取民間鮮弗滋擾滋怨反視乃公事公與僚屬士紳各
宿城頭自飯蔬食外下令僦居者哺之軍門者廩之於官
各獲時飽終無日曠至一切器用之卒頭之膏火燧下之

薪木捐貲預辦按期唱給猶必夜間表之以醴焉春盎凍堞效
死堅守此其以節約爲撫綏鼓敵愾於鎮定豪傑作用詎汶汶
局局者能窺萬一哉惟茲三善斯成一守而先超然於三難之
外向使四境鄉三老人人祇率公初教修築垣堡豫多鎗炮收
歛畸零莊疇共矢心戮力守望保聚於鎮市之間應不至罹蹂
躪之慘下吊問之泣然向使公鄉諸郡邑有此慷慨籌畫節節
橫抵者應亦不至馳馬長驅越三輔而三齊如入無人之境直
至吾令公部下奪其虜獲擊其驍騎斬其說降俘其窺竊始嚙
指喪氣而返也子大夫何不是之述爲後事師而第頌美其已
成之功爲葛子俯而聽仰而思茫茫乎其若有失也兒子祉適

侍側長跪而請曰允若茲允爲後世師申頌吾夫子祖道之前而再造之觴可乎公蓋五年間三試邑童子附於學而祉其丙子所錄士也乃敘次友生之言付之書以獻而標其卷曰蘇德平城守三善說

金侯生祠碑記

葛如麟

侯蒞吾邑五年於茲矣邑地墾民貧每遇水旱之災輒荷擔以去侯下車來曠荒頻仍務勸分買耕牛給種督課維謹收租裁濶狹與民相貸惟是民人父子夫婦相與以保甯居暨東事敗歟征調旁午買運牛解使馬運軍餉作船海口侯東撐西拄抱彼注茲至割俸以佐民困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四六

糧侯命糾附城丁雜十里外勿或藉恐往來道里妨農每訓練日奠口食移倉粟給之百姓安焉夫年饑民散中谷致嘆於此離政煩賦重襄楚興愁於無知侯之政斯其大者矣客歲五月瓜期及代屬久雨塗潦沒胥薦紳文學及三老子弟走兩臺監司乞蠲一縣爲空當事者以時方多難所在需才暫從潁川之請終爲淮南之詔則相與謀所爲薦酬地矣越今歲乃有刺下邳之擢緬維侯善政如開墾田修城櫓葺學宮樹郊壇疏通鹽法鈎連什伍譏察盜賊邑舊苦火甲侯廉得其情曰僱役終治邑良法募貧民受役官予雇直錢公私兩便旁邑有劫盜被訊修邨於邑之平民侯屢抗監司捕不與曰得無痛楚而誣服以

歲之不易諸生強半寒素膏油饗饗婚娶死葬從膝下呼父母
如取如携曩歲有虎而冠者奉撫臺檄買散邊軍布蹂藉子衿
侯大怒纍駟僧痛杖立驅去至今踵至者鑒往事無不歛手凡
此皆侯之大有造於吾邑者也乞留之年秋將獲飛蝗忽遍野
侯設法督捕朝夕步禱一夕羣鴟啞啞蔽天擁以去明旦絕跡
矣談者靡不奇之侯之留便造一年之福侯之去固宜繫百年
之思也余維德平三關之外九達之塗所稱峴山墮淚之碑汝
陽配食之社寥寥不一二數迺獨於侯之舉不啻急闔廬以避
燥濕寒暑荏苒五年首尾兵荒還定安集之心獨苦谷菹隰楚
之謠不聞上有餘愛下有餘思固其然哉侯名陞浙之德清人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共適園記

新安程可中
布衣

緩轡出平昌來薰門劇旁稍就東隍漑吹漣榿榆下蔭薄嵐輕
霽徃徃起巽隅心固疑有靈境未及下策則葛尚寶共適園已
在馬首遵綠塍東馳得廣衢高槐接葉日爲匿暑衢北方爲公
別業雕甍藻井不暇問衢南垣衣潤碧則園扉呀然啟矣入扉
兩翼爲廡室東曰膏秣客至用息車馬西曰投轄內有井爲客
欲適去者設也越重門一石挺立垂楊拂之如飄縞帶初疑丈
人出肅客曰丈人石石左右腋分夾道入道窮復合得集玉山
房左右各拓一室右室置竈煬以待庖左室設枕簟以待憩周
垣繚之兩椅桐干霄綠膚翠蕤牕戶生潤羣卉燦焉籬際多不

甚辨背樹太湖石端而偉中門外覆土爲平壘蒔木芍藥雜花
輔之如錯繡壘東西茂密滂翳覺泉韻竹光各隱隱知中皆爲
輿區急欲就之躑躅莫適且貪前勝欲速進矣壘東橫渠間之
渡今是橋橋護赤楯檉榆沿岸湯柯裊烟陰條蘸波恍然若置
身澤國舍橋得柏寢臺砌以文磚南北爲砥絳葦纏桃列衛其
距外織栝柏爲層城北闢崇坊南疏兩戶東西引修廊皆樛枝
爲之乍到如入翠微曰柏寢臺晏子所登齊名臺也臺宜月朧
胸必照宜雪光寒逾高宜風宜雨青嶺易下而甘露易涸也曩
上有覆屋景非宜亟撤去近王子廟中丞所築上谷降胡庵盧
時一施之姮娥且御織阿寒帷入矣曰柏城壽藤下罨引餘條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吳

如步幄前抱盟鷗館實垂垂如流蕪館側簣管迎雷而蒨龍孫
濟濟客以水竹居題其前額館前方塘半畝芙蓉數百頭鳧鷖
雁鷺喋唼萍茨一石負屐而瞑其意豈以爲主人與鷗尋盟而
遂忘我石交哉南引木廣爲架殿可布十席右側縱布石几長
仞有半緻而澤爲燕產旁置坐石自山房至此應接小極賴一
憇前編金雀爲籬綴以刺玫丹桂如懸畫障又前列茨松爲長
垣自東直西延袤無際棹楔當垣而門榜曰鬲津深隩鬲蓋九
河之一故道繞園外主人疏新園而激之若鈞突然浮石而渡
穿薈薇幕二十武入松亭瓦橋出汗邪上香氍秀穎南爲罨槐
蓋高才及幘而橫蔭可數十人此再憇也東西大桃烘野文杏

間之望之如赤城霞舉而玉華山矗起在眉睫上矣前阻曲溝
青霞紫邏紛來撲人衣袂清水東奔灑灑知其源濫觴於山踰
溝山下神瀆躍騰陸沫濺人頽下注蒲池郭緣生所記華三峯
下靈泉二一曰蒲池疑此是已循西入石林折而東諸峯若羽
戟前導峭者如舞女怒者如介士俯察漁汙仰瞻鳥道趾力未
窮而目已告憊矣西入石門經爛柯處有石枰扣之如泗濱磬
蓋得之於鵲山之阿上刻博道劍且滅不知爲幾千年物側入
鹿門洞洞口石如元鹿下噴雲芝草一窟如甕牖中懸泉十餘
道滴瀝飄灑如織鮫人淚成筍首此山一綫始黃生爲此
曰上嶽中虛吾做武林飛來靈壺也予嘗登之然自有龐居士何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巽

必慕靈山一會哉出洞仍循石枰攝蓋東陟踰石梁梁下跳沫
如驚鷺視向來徑若懸度愜然何渠身忽到此下橋入玉壺亭
此山之中阿顧見鹿門巒巒如夏雲怒起恒恐驟雲飄至亭頽
爲隕陰邢太僕作王太令書法撇拓道媚甚亭四階樹石如春
林迸筍偉然一巨者障於前藤緣其隙曰綠沈屏取韋朗廣川
所寶者屏下橫郭公甄主人恒據而弄龍屑松風泠泠如起軫
上亭背爲三元閣閣自南面若不相屬而牆陰實爲亭展梵明
聲六時不絕東出徑而岐二一緣高岡一入中坎坎底平可班
獨飲寒瀆淙淙亂下右壁置丹竈宿火熒熒予調主人安問九
還火候第勺蒲池煮吳山茗一棋一槍詎讓黃茅白雪哉主人

一軒渠褰蘿下窺得棲雲洞洞十笏而綽周塗以聖上卽玉
壺亭若戴鼇簪西窻望鹿門山隱隱從返照來北窻中蒲池神
灤濺空而起寒色襲膚栗凜不可留急出上循岡寢行寢隆援
葛遂及積翠峯是山之絕頂矣危堞平蕪墟烟林莽若在履綦
黃生初指此爲象華山記稱華山削成而四方殊不類此此政
自佳奚必爾爾逶迤循北下用手緣壁步方得代壁不屬則爲
楯崖不屬則爲棧又下西行回矚積翠則層巖複嶂懸瀑爭瀉
大壑壑東西陜其縱引甚深有石距其中如巨龍出騰予初謁
主人觴於此喜狂據竈背浮十數白竹酒壺與琴高俱去無憾
迨醒而悟有餘悸出石門循而西復入溝澗上所稱玉華者山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五

之成以石其大者學學小者堯堯莫不瑩色而瑛光水石相觸
玲瓏瑱瑱靡匪玉矣嘗讀雒書曰服飾不逾祭服則玉英出夫
英者華也尚寶公崇飾祖廟而居室仍其故馨潔俎豆自奉不
過奠器食且業以集玉署山房予曰玉華其誰謂否山迤東爲
呂公巖高不敢望積翠而甚幽邃西爲西爽臺高浮於鹿門而
無其曠暖皆玉華之嶧焉三元閣外爲方陂陂中峙峯如海上
三山再南卽園之外垣榆柳依依菽棉被野童子自由茲而西
可達觀德所東可達瓜田步客足倦未能應矣山旁左右方所
見中有隩區者穿林從左得門逕暗水自東南來潑洄十餘曲
如菱花出投鮓船亂流中競接而啜童子伐鼓飛花促之殊快

末流趨方池池所注水前爲懸泉者二後爲仰泉者一清泚盈尺頰鱗碧藻詩脾爲沁矣中央爲亂甜亭跨橋而登亭北積楮枳爲山數仞洞壑植材而最高者曰貫月峯疑從銀漢墜此第不得支機石問君平耳出越壽藤幄遵河行入臚明軒淮南子曰日之爰始謂臚明日乍舒而軒中已杲杲軒附麗柏城南北際引爲廂闕爲洞門前施凭檻清流繞趾水東梅李來關華實相間遮以靈椿再南又編柏爲軒西向穿挂雀籬及松垣得震旦精舍籓以茶蘼彫樹甘菊葉若金粟中奉大士像前發方沼水上誦偈西方八功德網金銀藤爲棚幕是別爲一淨域焉再南爲呂公巖矣穿林右入者爲白雲樓主人以先瑩在望不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五

勝懷英之感樓前三觚亭匝以修篁時時敲風作曼玉聲亭下爲規池三螭銜水而噴中峙石莖撐文石盤上承巨石高有仞玲瓏浮水面游魚撥刺萍荇蕩漾予題曰圓嶠南牆冬青披蘿如點翠境殊幽偏出相坊亦過壽藤幄遵河而南得軒曰綴光以月在隔樹取唐太宗詩中語其畫度一視臚明前楔荆桃舍消梨文官果羣植焉又南編柏爲軒東向與西軒戶相望是爲盟鷗館之左右个也南抵井幹亭再南則西爽臺矣園計畝不過二十惟經度之巧故勝地無窮其間平行爲林樾爲畦町通爲徑路塞爲籓籬高爲壇壝再高爲臺寢再高爲岡阜下爲汙邪再下爲溝澮再下爲陂沼廉而爲堂邃而爲室重而爲樓敞

而爲榭魚以石計蔬韭以畦計水陸之華以四時計棗李寔而計桃膽而計客行而觴隨遇勝必賞賞必命觴觴必窮量心與物會境與意融蘇子曰清風明月惟吾與子之所共適於尚寶公樂茂以加公曰客惟知騁其逸思謬以鉅麗侈吾園而不知直以汰溢章吾過而吾之苟營此隙地之署共適者豈客之謂昔在辛卯不佞銜命周藩自諸侯王以下以遠境上之大夫及先端肅公門生故吏類有贖大都謝絕而中有義不可却者勉橐而東其敢以爲藏又浮沈長干如干年薄田歲入視固有餘粒屬天殃流行山東游飢不佞實有米而無錢每遇一奇石必摩挲竟日不能舍故章人之狡者聞予將買其一車石嘗予求

售斛粟耳比予喜過望酬之如所願仍以醪汁沃之去自是重轍累載至至閉門不能拒拒轍恚曰民枵腹挽重二百里顧無他賣迺公顧是不足什五之值而坐失貞珉且緩吾儕須臾死奈何爲德不卒而傷惻隱不佞惕焉閔之遂不恤傾倉鬻焉又會邢太僕築犁邱東巖吳門黃生有奇技後期至遂以屬不佞不佞於是倒囊所餞橐佐二費山垂成而鍾離黃生來又加飾焉不佞初心不及是是役也石非歲不獲山非石不成園非山不拓而根莖鱗羽之屬亦不知倏焉之足以寓吾目也假於周之役必絕物而徑守吾廉則交際之禮廢嗣章人之輸石來也後園廩之餘粒則拯困之心悖皆非所謂適矣今園苟成而吾

落之而吾與園不共適乎乃近者命屐至遠者裹糧至好事者
以具至苛禮不貴嗒焉相忘而賓與主不共適乎爲吾後者吾
且與爲約園不得從他田產派分而裂據嘉蔬碩果薦廟之後
計指以給而子若孫不共適乎客之所爲記徒貌言耳非吾之
適所適也客於是斂容肅筆書之石

國朝

申免繹夫碑記

吏部主事 清海豐人

德州當水陸之衝蓋濟南一都會也舟楫往來率用繹夫民不
堪命至屨 宸慮嚴禁私派旣炳若日星矣德州且然況他

邑乎德平去德州百四十里而遙尤邑之疲瘠者也往者繹夫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五

之役橫相及焉維時宰邑者不能據法申請至沿爲例以重累
民未有紀極邑之去州固百餘里也監司恐舟之猝至而夫不
時集往往檄邑先期徵發以符令奉行過當至徧索間左其豪
黠者又以力脫則拘執細弱閉之空室中使其飢餓寒凍駢肩
疊足不得少休息未及舟而困斃者不知其凡幾矣近者季令
至邑監司又以檄催繹夫季令諭於衆曰邑之去州遠矣何以
相及也衆曰例也奈何令慨然曰州邑之例孰與朝廷之法且
令之職在恤民而已民之不恤安用令爲繹夫之不免民何以
恤今願以官爭之則爲文請之監司以達於撫曰德平之民去
州遼遠於法不當爲繹夫於州監司以例難之令執如初反覆

執請卒不可奪必得允乃已予適奉 命祀南鎮往來茲邑目擊其事令不自以為功惟恐其無以垂後而旋為民厲也則俾邑人勒之貞石而求余文以誌其實

建同安樓碑記

邑令 季 靜

古者建邦樹屏何為乎曰以安百姓也繕城浚隍何為乎曰安其身以安百姓也今日之分符百里猶古侯封然固 天子命之以安我百姓者也然未有其身不能一日安而可以圖百姓之安者平昌故鬲國地無崇山巨川以為之限壘土為城高不過尋丈可梯而越也而壕又久壞則所以捍衛之具亦甚不足恃矣前令十餘輩多以盜不洽輒罷斥邑里之間一夕數驚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碑

村鳴騷然佩牛帶犢者噤而不敢呵予始至顧鯁鯁憂之相宅舍之後有廢地一區縮城堡之制而建岑樓焉外垣厚三尺餘甃築維謹高莖於厚之數上有複道可以巡徼有女牆可以隱也樓四楹深五筵廣三之復於其巔構飛閣二楹矗起城表凭欄遠矚數十里烟雲并聚緝悉畢睹朝寅扶桑夕沐金波遙山送青平疇布綠亦公餘之勝概也是役也經始於丙午之秋而落成於丁未仲春鳩工庀材計費凡數千緡皆捐自己橐未嘗以絲粒煩吾民而費民之就食來傭者趨事恐後蓋心知令之綢繆拮据非自便其身圖而已將以重屏藩之寄消覬覦之萌而磨百姓於衽席之安也靜不敏自蒞政以來一切與民休息

緩徭徭平爭訟耕穫以時衣食粗足民有室廬婦子之樂而不
忍於爲非鄉社讀法之規保甲蒐慝之令次第修舉使長者有
所勸而不肖者無所容自此萑苻息傲歌詠太平下邑小吏得
藉手報成政以無負 聖天子愛養斯民之至意雖不恃區
區建置以爲保障而安其身以安百姓者或亦有取乎爾後之
人不忘其勤時加塗墍以永其歲月且知瘠土之民可與爲安
而不可與爲擾也故顏其樓曰同安而鑱其事於石以告來者

改建社學碑記

邑令 沈志達

守令皆親民之官也而令於民最近也猶如燬如一體飲食教
誨如一家有父母之義焉民各私其父母令能推此心如凡父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五

母之心則可以爲衆父母顧思父母之於子也生而養長而教
謀所以養之教之也無不至而令之子視其民也勸之耕桑既
欲使人自爲養課之詩書又欲使人自爲教其或貧而不克養
也惰而不知養也則賑卹時行游手必禁其或悍而不率教也
愚而不樂教也則夏楚有董啟牖無方而獨思教亦多術矣非
盡悍不率愚不樂也民知向學而或苦修脯不共就傅無資力
誦於爲父母者必求伸於爲衆父母者於是乎有社學之設余
不敏承 天子命來吏茲土凡五月稽事告登爰訪社學久

經圯廢亟捐俸買城東闕房一所修築堅完中頗軒敞前後可
分爲蒙雨館以禮延師就學日衆是舉也修復於前垂裕於後

欲使德之民咸勸於學而不窮於教將孝弟卽爲力田廉耻生於衣食教養相維而安民弭盜返古還純胥於是乎在是不可以無記也永諸同好請以俟後之爲衆父母者

乾隆三十三年知縣彭崇古卽

其地改建敬業書院院長

樂陵孝廉張鏐記之

建義塚碑記

進賢 邑人 知縣 葛元祉

院有養濟所以處生而無告者園有漏澤所以慰死而無藏者德平養濟漏澤載在邑乘院經久圯而園地五畝竟莫可考或曰二者可廢乎曰不可二者可偏廢乎曰不可抑若先其急者後其緩者次第修舉之可乎曰可然則孰者急孰者緩歟曰漏澤急漏澤何爲而急也曰生者寄死者歸生非院無以蔽風雨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五

則可散而亦可聚生有覺也死非園無以掩骼必可聚而不可散死無知也暴骨露骸之慘孰與夫鰥寡孤獨之苦夫旣化爲異物特不能向人世乞憐耳古之稱西伯者曰惠鮮鰥寡矣又必於其澤及枯骨也而後咨嗟嘆美之曰西伯之仁至矣故曰漏澤急也邑父母沈侯豈第慈祥君子也聞於周悉民隱之暇念及朽骨悱惻纏綿亟出金買地十畝於城西北之原樹立義塚俾吾邑民死而無藏者悉得聚魄於此人曰此我侯推愛民之餘於旣化者也余則曰旣化且然而况生者乎而况生而無告者乎吾知侯必有以處此矣行將次第修舉也漏澤也義塚也名異而實同亦先其所急而治幽與治明兼通者也是爲

重修兩廟碑記

劉允德邑進士

兩城南偏舊有關帝君祠距數武而南有岱嶽行祠考之邑乘帝君祠建於明嘉靖之癸未先定庵公有記行祠則重修於萬歷之甲戌枕關依郭朔望則鐘鼓響答聖節則男婦駢集誠一邑具瞻也以久歷年所垣墉棟宇日就頽殘幾於不蔽風雨邑父母沈公捐俸爲新之未期月而告成罔損公帑無勞民力盛舉也屬余紀其事余維令君奉命宰一方曰治民曰事神於戲帝君忠義昭回陽明用事正氣塞兩間以故脍饗萬方城邑村疇靡不尸而祝之視宣聖之宮梵王之宇爲更廣蓋精神磅礴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五七

陟降在天故英靈萬古爲昭若岱宗首五嶽長百靈巖巖二東楮幣金錢奔走天下以裕國以裕民碧霞丹闕徧於方州焉夫以宇內共尊之神而宇於一邑地得泉敢謂水專在是然神無乎不在者也子不語神而著其德之盛以誠有不可掩也祀有感秩之典則神之錫民以福牖民於善者祀事可以義起吾邑當辛未之變巨寇薄城迨戊寅而萬騎壓境卒之完守無虞挫敵鋒而壯士氣彈丸孤城屹若金湯但云人力恐不至此以至疹疾爲患而叩祀有靈風雨或愆而祈禱立應人懷安養物無天札神之錫福胡可誣也且也王者敷五教明五刑無非欲於善而愚者或昧而罔知悍者且藐而成玩權令所不能

至司世者無知之何而與之言神則知勸知懲邪妄杳然善良勃然此果誰掖之趨而誰鼓之鐸廟貌巍崇神威如在以有所見也斯有所感也神之牖民又何可誣也夫禦災捍患福善禍淫此在神者也主善爲師神道設教其在人者也人之誠敬通於神之正直神之靈爽彰於人之明信官師紳士嚴對越於俎豆父老子弟勤里社之駿奔交感默成永爲福主而大啟善緣惠有衆而益無方非第以壯觀瞻已也是則我公重修之意云公諱志達字沛生遼東人由部臣出宰吾邑治民善政當別有記茲惟記事神之一端耳

詳免河庫協濟銀記

長沙同知葛元福邑人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五

今上御極之十五年金臺沈侯承天子命來宰平昌甫下車咨訪民隱釐弊除奸肅然改觀越三載盜戢民安獄訟衰息興學講約吾平之秀者樸者胥喁喁嚮風一時丕變內召去思方未有艾也茲特舉侯之惠利溥而功不朽者急切言之可乎吾平舊有協濟德州安德驛淺夫銀四百六十二兩代解河庫康熙七年於遵諭陳言案內改歸各州縣此項銀兩應自德州完解而本縣協濟銀兩已編地丁解司但以從前不卽詳豁因循代解皆額外派徵捐墊也先是侯未入境前任徐君詳憲暫停在家緣未經題請隨奉檄催嚴迫侯洞悉原委關切民瘼屢覆懇詳真有確乎不可援者幸蒙各憲稔侯廉潔鑒侯苦心許以

剴切敷陳侯復惻惻條析數千言滌衆移咨尋卽入告浩蕩

皇仁竟得俞旨侯殆有回天之力大過人者也方侯之殺然力任也竊計當茲軍需浩繁司農仰屋今之爲吏者多畏不敢言言焉未必果行庸詎知侯竟言必可行行必可言有如

是乎哉吾不知侯何以默乎

聖主吾不知民何以遭逢吾

侯百世之澤不朽之功以歸吾侯其誰曰不然而侯則曰否否

何功之有抑若所云寬一分受一分之賜者乎是吾心也後之

吏茲土者幸勿以此沾沾者而勿爲也勿力也是所望於同心

焉者余故服侯之器量宏而識慮遠也德必有言仁必有勇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五九

侯之謂歟退而記之用登邑乘俾我子孫黎民無忘水木云爾

梅花賦

邑孝廉李 圖南繼室 劉菊臆

稟乾坤之正性兮誕羅浮之竒姿標堅貞之素質兮佩皎潔之芳儀豈桃夭懽媚之堪媿惟松操筠節之足持于時瑤水盈砌璫霰飄墀蒸臉摧殘褪蕭洒文君之綺麗柳枝彫謝減風流張緒之腰肢爾乃亭亭玉骨冉冉仙肌披凌霜之勁幹挺鬪雪之妖蕤疎影橫斜隨明月以登珠箔澹香繚繞逐輕風而入翠恩冷冷紫霧晨梳似旃檀之噴晝閣嫋嫋蒼烟暮靄如蘭麝之拂形惟若夫寒颺乍歛微雨初晴瓣已疎兮仍捲袖旣困兮如醒倚南牕兮欲寐俯北檻兮纔醒霜禽偷眼粉蝶舒情或點壽陽

之額或高庾嶺之名不與芙蓉比艷豈借穠李爭榮折一枝兮
寄驛使飛半片兮落江城伴綺筵兮進琴韻對玉笋兮媚遂聲
江妃之詔促無煩而輕盈自賞何遜之句題不待而旖旎難并
噫嘻東閣幽思南國佳稱萼綠華去已矣枝頭豆子青青索笑
無復巡簷探春誰與擷清踏破嶺雲無覓處夢來傳野有奇馨
曷不蜚英騰茂和鹽屑於金鼎而顧沐烟櫺露嚼玉蕊於壺水
也哉

告邑人義助陳侯文

朱履慶邑庠生

康熙壬申秋長洲斗溪陳夫子

諱景

來宰吾邑明年而文治

興訟獄息錢穀徵收一規於輕緩向來火結之弊毫不以浼吾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六

橐蓋飄飄乎兩袖清風矣乃甲戌大計竟甲之以墨而坐以四
白金卒罷爲城旦此邑之紳士父老所爲咨嗟嘆息作不平鳴
也比者奉文催提俾僮所坐金而後就遣嗚呼范萊蕪釜有魚
甑有塵耳囊豈有藏金哉夫子計無所出議將鬻器物典衣服
以補其額而涓滴不克盈溝澮也於是邑之紳士父老益爲之
咨嗟嘆息作不平鳴不置見者謂鬪之人厚矣其克愛吾夫子
之甚也而某不謂然蓋當吾夫子之宰鬪也視邑事如家事視
民困若已困艱難周顧怨嫌不避以爲鬪之人拊煦整頓而出
未嘗毀鬪民一鉢入未嘗取鬪民一錢卒以囊篋空虛故坐此
下考此豈夙有負於鬪者而鬪之紳士父老顧徒咨嗟嘆息作

不平鳴而卒無一人爲之益錙銖以助完此逋也或謂夫子持已介操行廉其德惠吾鬲初不望報是固然已然亦念兩年恩施誰予之兩年滯澤誰被之豈以夫子之不望報也卽不爲之益錙銖以助完此逋而徒咨嗟嘆息作不平鳴已乎且亦思夫子今日所際何時身罹計典坐責逋金計莫措矣顧第見吾鬲之人日咨嗟嘆息作不平鳴而卒無一人爲之益錙銖以助完此逋夫子卽不言其以吾鬲之紳士父老爲何如人也昔史公謙守河東以誤侯覽下廷尉獄前孝廉魏劭偕郡中人士賣郡邸贖金錢以贖其罪劉祖榮守會稽有德惠於郡民方其去任時山陰父老人齎百錢送之每讀史傳輒嘆爾時人士懷德不

忘若此豈古今人之果不相及而鬲之紳士父老願不爲之益錙銖以助完此逋而徒咨嗟嘆息作不平鳴爲也此其情事鬲之人或不知夫子亦不忍出諸口而某代言之代言之者夫亦出於天理人情之公而非有所阿私於夫子而喋喋不已也抑又聞諺之說矣父之負子償之今夫子之於鬲猶父耳夫子之逋金猶父逋耳鬲之爲子民者不羣爲之償而誰償者耶惟紳士父老幸共念之勿徒咨嗟嘆息作不平鳴已也

平昌八景詩書跋

朱履慶

有國於大槐之宮者左據天下之圖右享君公之奉曰雖南面王樂不與易矣其傍枝岐出則曰南柯郡亦歸然一都會也夫

於神海之內而有中國於中國而有鄒魯之鄉於鄒魯而有平昌一邑於平昌而有八景以數相準此何疑南柯之一遂一鄙哉然吾於蝸角中得雲將之所以遊者是亦或有一道也昔宗炳繪五嶽於壁以當臥遊每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遊亦壯矣余謂會斯意者雖繪平昌八景於冊亦無不可何也名山有待遊無窮者無待吾得其遊無窮者卽一籬一犬差足自娛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且余猶蝶也朝日飛乎樊圃夕暝棲乎花房遽然覺成然寐君與牧與其尚在莊周夢中與嘻周夢且未醒矣又何論夫滄于之大槐

弔故扁城賦

朱履慶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三

月朔于役路出東原遙矚大野土曠禽喧高陵前峙古徑右盤遵河曲而見故壘穿林隙而入頽垣奚童告余曰此古扁縣也城郭壞人民亡我車我徒有夷之行余聞而慨焉當昔炎漢初興設牧分疇郡曰平原部領青州諸河盤錯之區二東邊鄙之阨人熙穰兮莊嶽物紛屯兮齊邱爾乃易侯封置亭縣隸蒼赤祀壇墠劃崇墉以禦侮列溝隍而備戰於時鼙鼓布令縮版秦功垣袤數里闔關四通雉堞亘乎平野烽櫓屹乎高空城上黃昏兮仰明河而勤戍柝城中清旦兮覩旭日而聽晨鐘潤色禹甸黠綴堯封歷兩漢晉宋之朝將萬祀爲屏翰胡齊魏隋唐以降乃一旦而蒿蓬叢榛夾道宿蔓連阡苔侵敗礎鹵暈殘磚田

暨朝耕獲半規之碎玦邛童直牧拾五銖之做錢禾黍離離兮
舞秋原而蕭瑟檉楊裊裊兮媚春月而嬋娟平眺兮塵合登陟
乎雲連又孰辨夫見麟之里而探夫蓋節之淵加以凝霜飛雪
卉木枯萎野燒盡禿驚沙自吹走驕狐於古堞鳴餓鴟於荒基
杳八迹之遼絕兮青燐廣漠被天風之凜冽兮白草寒曦紛斷
厓兮聚穉更廢壑兮凍漸羌踳躄以四顧乃目慘而心悲亦有
雲臺通侯露門學士舞室讌堂雕甍文祀問喬木之遺蹤亦傾
圯而盡毀更有渤海名賢元嘉循令琴韻絃歌錦才花政問甘
棠之遺陰亦翦伐其已罄若夫居竒之客列肆之商玩陳珠璧
幣號元黃嗟吳蜀之瑰異亦冰消而霧藏與夫服勤之子秉耜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十三

之夫舍儲千箱籌握萬帑嗟委積之紅朽亦零落而邱墟以至
芸牕妙質繡闥麗人呈蘭心乎機杼鬪月貌而笑顰服御侈夫
綺縠釵鈿雜其錯珍亦皆紫玉飛烟豔骨成塵豈復知悲歡之
殊致而寵愛之關心也哉於戲盛衰本遞變沿革無常期天運
盈則缺人事滿則虧達者見其理視之若等夷援琴而命操舒
我佚世思歌曰日月逝兮時代更滄桑易兮陵谷平俯大塊兮
共盡奚惆悵兮高城

重修廟學碑記

邑令

文治光

黷序者教化本源之地而文運之所由啟也我朝尊師重道
褒崇闕里度越千古文教卓敷溥海內外所在郡縣學治非不

宣 盛化敝修廢飭炳蔚一時德平壤接 神京地近聖域
觀感最親舊創文廟規模頗稱宏敞乃歲久遷延日就剝削雖
前人修葺不一然繼以風雨益重飄搖迄今門圯牆傾蓋幾鞠
爲茂草矣余承乏茲土每過廟謁目擊荒涼時切於中廼者河
堤樹畜城垣諸物次第修舉不復延明師開義塾按月考課士
氣振興漸有起色而顧茲教化本源之地聽其荒落匪獨守土
者之尤抑亦多士之辱況及此弗治後時益難爲力爰商之司
鐸謀之薦紳諸人共輸貲而葺之爲崇聖祠文昌祠爲櫺星門
戟門爲廡爲墉爲泮池植其傾者窒其窟者審者塗墍其剝蝕
者而鬻序以肅亦庶幾先河後海不忘本之意也歟夫棫樸風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十四

微士氣消沮荒於嬉而安於其故故雖傾圮頽廢而莫之省也
一旦顧本返源思樂泮水由海濱而溯鄒魯則淵深者其流自
長根渥者其華自暢忠孝節義之行詩書道德之言自油然而
賡飡而不容已於以裕明體達用之材以無負 國家興賢造士
之意將人文蔚起甲第蟬聯固可拭目俟之矣

重修廟學碑記

朱世官

邑孝廉

今上御極之元年歲在癸卯商邑大尹芸齋吳公來攝邑篆吾
師也於時歲之不登者屢矣凡吾輩之隸名博士者餬口之不
給何有於崇祀室廬之不保奚卹乎官牆加以民貧盜熾宵小
縱橫廟學所有一任剝蝕由是寂寂學官鞠爲草茂皇皇聖域

幾等頽垣蓋自大德鼎建以來其傾圮未有若其之甚者也公
至首謁先師惻然念之閏兩月有秋乃進諸生於學謂之日
嗟惟茲殿宇其何以庇觀瞻之謂何何育才之謂也是宜急圖
惟是諸生咸逡巡畏縮嚙蹙而言日嘻難公日唉吾曠金於人
則難吾以節制之所留者而飭於工抑又何難諸生乃躍然色
喜羅拜日諾是不難爰鳩爾工爰庀爾材因舊貫而修葺之首
神厨丹之獲之次堂廉黜之堊之次啟聖及兩廡匡直而彌縫
之木主則按籍而題奉之次戟門塗墍而繕治之棖闌則造設
而安置之次名宦鄉賢如兩廡制次戟門如戟門制次文昌
祠如啟聖祠制次明倫堂如大成殿制未兩月而功告成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五

監工生員萬崧等屬予記其事而勒諸石余既快公之舉而又
欲垂諸久遠以爲後來者勸因不敢辭慨自私利之成習也官
舍所以棲身猶視爲傳舍而聽其崩壞何有廟學况公之來署
於此特五日京兆耳卽概置勿問當亦士林責望之所不加而
公捐貲倒囊毅然舉事落成之日率諸弟子員循牆却走竭誠
祭告觀者如堵皆肅然起敬公之興舉廢墜以振起斯文豈不
度越尋常歟公諱曙字峙青號芸齋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壬
午舉人已丑會魁學問醇深蒞政寬平與公是年京闈房師戶
部郎中易齋先生爲同懷昆季次子毅亦於辛丑成進士科甲
聯編說者皆以爲尊歎公之師之報并勒諸石以誌不朽

修楊家橋記

李根邑人

書載禹疏九河相傳吾邑得四焉世遠漸堙類皆淤墊不可辨
惟邑西北俗呼土河者疑或古徒駭也西自陵州蜿蜒而來委
折經邑境凡六十餘里春冬枯涸夏秋水漲每衝溢民田致孔
瘠焉我朝殫心民瘼爰仿禹疏遺意剗挑葺蘆濬淤決塞於
是淙淙滋滋四時皆然豁然巨川矣河上舊多橋梁隔不逾五
六里居民槍刈耨耨夾岸而除田爲商者負任僭荷服牛輶馬
褰裳無歌若忘渠焉自浚河而後坍塌者十有八九矣近失其
便遠奪所徑登塗者以爲嘆邑北十五里有楊家橋土脈甚堅
且厚不隨流以揚沙不因窞以滋陷當湍而衝激者濶凡十餘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六

丈而木丁石柱竦然水底曾無傾欹態誠竒地也但此橋東通
商齊鄒長諸邑西達甯吳交景等處諸名鎮以北抵京師業
稱通衢矣兼積上下諸橋所由者並臻於此將毋橋亦有不勝
任之憂耶抑何漸見潰裂也溯厥肇修必輦山石度土功積柴
木俯而畚揭曠而時日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今河底益深
河岸益峻橋亦益下而益上非大爲更張欲如從前之補罅苴
漏詎能永登耶諸生王子侶鶴暨居民王素寰等鳩工成事予
親其墜砌之孔固日任擊摩之雜還心焉可之而復懇立記於
後也於是乎言

壽文邑侯序

朱傳邑人

花發盤陽紅燦蟠桃之萼棠陰南右綠新椿樹之枝漱玉
泉爲使君清壽源川至晴雪峯因良宰峻福社同如流火稱介
眉之觴泮水歌難老之錫恭惟文老父臺壽陽名流赤鳥世胃
羊腸挺秀傳泊譜於傳家馬脊劫靈昭雙璧於岑伯待宦署日
早知憂樂與人同做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偶棲鳳於百里
暫飛鳧於斗城甘雨隨車福星一路以繭絲爲保障寓撫字於
德科鳴琴悠閒戴星出八潁川鉤距識廣漢之神明鄭澤桂苻
賴國僑而永靜兩岐致咏慶張公之樂難支五袴興歌喜廉叔
之來何暮窮簷日暖寒谷春回而且建立堂庠優禮紳士重煥
舊制咸知絳帳雲開丕振士風共喜圖喬桂茂執爨之吏爲博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七

士以傳餐八幕之賓遇鴻生而青目是舉誠爲特設斯文真賴
起衰兼良師良吏以爲良合壽國壽民而成壽時值初夏喜逢
誕辰兩隴之麥浪浮青百疇之鶯聲叫綠柳條拂暑花氣迎衙
淑氣融融降令人於令節和風拂拂增長日以長年當其雲繞
江陽祥徵鸞鷲之夢迄今筵開濟北載賡麒麟之詞屏繪中牟
馴雉之圖曲演壽春留犢之事西池王母獻桃實於東方南極
老人挹酒漿於北斗壽比玉喬之洞福並赤顏之山某素切瞻
韓今獲御李幸看花於上苑濫設帳於春風燭借餘輝河邀溢
而諸生幸戴二天之覆兼叨一日之知桃李欣逢栽培駑駘
喜邀盼睇當茲永日思領向日之心值此強年願致假年之祝

以美時五福之頌賦天保九如之詩庶幾興學蜀都再見文翁
雅化寫圖洛社重遇潞公者英云爾

贈彭邑侯歸蜀序

張洪珏

邑歲貢

今天子三十有四年之三月我侯以予告解組一邑譁然攀轅
截鐙求所以借寇者其道無由爰取我侯之大有造於德者而
爭誦之則有誦弭盜者曰邑多剽竊萑苻成風侯抵任盡寘名
籍申請於上憲嚴行詰攻民皆安堵盜賊一空如萬年之繫牛
馬於道以屬羅公則有誦治獄者曰鼠牙雀角蠻觸交爭經侯
親判毫無遁情片言立折鑑空衡平老吏愧服以一笑比黃河
清謂包孝肅復生又有誦賑荒者曰饑民數一筆鈞誰知一路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奕

吳惟侯無與儔按戶全給一名不抽且偏澇以成災詳請被蠲
以緩征上求全活五十餘萬何異富弼之在青州又有誦興學
者曰德邑讀書兼務稼穡廿載脫科文運否極侯念士風不可
力格倡修社學宮牆整飭延請名師爲國人矜式捐金六百令
商人按月出息作生童膏火之資永遠無忒自後億萬年文教
振興皆我侯之德遠勝文翁之於蜀國他如捕蝗有誦修河有
誦新官署有誦舉節孝錮奸猾有誦輿人紛紛莫可勝紀焉某
任聊城時聞我侯德政已心折及去冬旋里所見更逾所聞今
觀輿人之情益信蓋我侯之至也懸清慎勤三字於政事堂外
以彈壓爲先而內以惠愛爲本始若繩之以禮束之以法而火

烈之治實爲衆母殖田疇誨子弟莫不興誰嗣之歌矣侯何不爲汲黯之臥治而遽去耶雖然我侯特以憂民致疾耳今一旦釋鞅掌而返坵壑蓴羹鱸膾涼竹簟之暑風曝茆簷之冬日自當霍然已也吾知安石難臥東山當爲蒼生復出行見坐禱原缺如魏相之再任河內郭伋之再任并州且由是而超擢陞遷如卓茂之自密令入拜太傅黃霸之自潁川入爲丞相未有不惓惓於德者將侯之所以大有造於斯人者正未有艾也衆曰然願拭目俟之

葛端肅公專祠祀典記

邑令 許承蒼

余初讀明史見嘉隆間有尚書葛公者正色立朝得古大臣風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六

度亦旣心焉嚮往之癸巳夏余令德平始知公爲鄉先賢當時以端肅易名克顯其德後昆濟濟聚族於鄉而公之祠獨在邑中考其家集係前朝撫按兩臣允邑人士之請而建且歲藝本邑鄉賢祠項下公帑以備春秋二祭邑宰率所屬行事蓋有報功崇德之意焉我朝定鼎以來尚仍明制蓋公之氣節文章上爲邦家之光下爲閭里之榮雖歷世久遠而猶食報於無窮宜也偶閱邑志有祠之祀典已奉裁汰之說夫公之爲鄉先賢莫得而議之也則公之祀典又孰爲而汰之也哉竊以爲公之子孫當以敬祖爲念公之鄉人當以懷賢爲心而蒞斯土者卽藉是以爲風勵則祀典之應沿於弗替也審矣故爲之記俾勒

石以垂不朽云

般城懷禰正平賦

張學文邑恩貢

聞驅車於鬲邑偶仗策於般城星移物換世變代更樵牧歌吟而上下禽獸躑躅而伊嚶蓋節之淵奚辨見麟之里孰名抗懷季漢瞻念正平無雙國士不世奇英節早昭兮薦鸚運更厄兮賦鸚方其氣凌萬夫心雄寰宇刺漫滅而莫投非孔楊而誰伍餘子皆在所輕阿瞞復何足數光明磊落單着岑牟之衣悲壯淋漓三搥漁洋之鼓曹假手於景升劉洩憤於黃祖念縹緲而遠引情切鷓鴣感促促於樊籠心傷鸚鵡維時對嘉賓而撥藻爲太子而殫精筆陣千軍橫掃詞源三峽倒傾一揮而就百韻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七

俱成反覆乎依人之鳥激烈于不平之鳴賦麗以則調淒而清四座爲之動目七子蜚其先聲彼夫太冲一紀方練三都之篇平子十年始研二京之賦才雖富於縹緲思未神於指顧何傾刻之交揮寫風流而獨訴文不加點奚殊篇就八父藻不妄抒無異章虜步宜乎一時揚共賞之詞千秋傳不刊之句獨念傷間關於萬里悲棲息於一方知言語之階亂宜遜順而善燕胡已垂其羽翼猶弗斂其鋒鋌昔招尤於不諱終有折於太剛志終履潔行仍懷芳似有愧於仗馬未能補於亡羊良以無能委蛇別有懷抱竹箭之筠常存薑桂之性到老身雖歷夫干戈志常懷乎熙皞思羲皇以上志附青雲悲尸冢之間出爲小草

憤不能平怒焉如擣人濁人醉日下如流獨醒獨清吾愛其寶
宜乎紀以汗青標諸彤管坐元龍之百尺人服其高視孟德爲
小兒共驚其誕奴視偉長婢覩公幹豈惟一邑所無實亦天下
所罕大名垂宇宙象驛由之喧傳奇節炳人間雞林於焉遍滿
今則山河綿渺名勝沉浮迹已銷於北國名徒留於南洲嵐光
靄靄潭影悠悠楓葉蘆花秋瑟瑟天陰雨濕聲啾啾歷歷漢陽
閣中太子何在萋萋鸚鵡檻外長江空流懷伊人兮不見復駕
言兮焉求

土河利弊考

張學文

禹貢導河自大陸而下播爲九河蔡註據水經注以爲碣石淪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十一

入於海謂唐人傳說俱不足據于欽齊乘又以爲充冀之間諸
河宛在不皆淪沒大抵按圖索驥迄無定說此文獻彙畧第按
桑欽水經指道經本邑者以標其槩不能爲河渠聚訟也愚按
自黃南與淮合而河之經流久枯何況別派今固難以徵信但
大陸而下至海千餘里九河豈無在此間者特滄桑變易如蔡
註所謂今河而被以古名則不能免耳平昌有古鬲城又有般
城皆漢邑則鬲津鈞盤似宜在德然亦久湮難考何況屯氏別
河大河枯竇諸名哉今在城西北者有土河舊名篤馬河南宋
元隱先生嘗作築堤碑記洞悉利弊蓋其來已久矣自雍正五
年動項興修山博平魏家灣減水閘洩運經東昌衛博平高唐

澤恩縣平原德州至德平曲折七十餘里達樂陵直省慶雲
於海豐獨沾入海又有叉河洩高唐平原陵縣諸水至德平西
范家橋入焉遂以由聊城洩運者爲徒駭而以土河爲其源又
河本名馬河自乾隆二十六年撫檄挑濬遂名鬲津其爲破以
古名姑置無論今且以現在利弊言之土河上三十里水勢猶
緩自叉河合流水勢最猛每當秋伏水發土河漲滿叉河水不
能入倒溢堤外汪洋無際河東人由范家橋築堤上至基山綿
亘數里名田家堰以捍之今則其來愈盛雨水壅激范家橋上
下十餘里每易衝決而土河俱在高原水居地上自基山東北
一帶窪地相接故無論決於何村漂蕩廬舍統滙於窪而橫流

焉蓋河堤有無庸修築者而險處則費工鉅萬均分通修任吏
均派無益於事知者不必言言者不必公當闔邑攤分高原之
民視同膜外附近者亦但見目前苟且塞責故堤愈不能捍水
而十年之中河決三次也惟下郭家橋西倒流河北邊地高故
倒溢十數里而不至於決然水旁亦多被害若河東雖修涵洞
每當河水滿槽窪水不能入則近河者受其害故土人往往爭
執然使如運河開壩以時啟閉亦可無患特力有不能而近窪
者不顧河水之害近河者不顧窪水之害故視同秦越耳又自
乾隆五年由陵縣一帶兩水分來合流於里合務而泛濫於城
北今已數次儼然一巨津矣其爲害豈有涯哉况城之東南諸

窪河之西北諸窪皆上流逾迅下無所洩乎賈讓治河上等
地於水而不與爭今終歲勤動上供賦稅而一粒不獲每歲讓
地民不皆爲魚乎或者按土河堤岸卑薄之處大加修築取河
中刷東淤西刷西淤東之土而不挑土堤旁以致有損至陵縣
壅築之水不過其源則導其流遇立水則按地之高卑查勘遇
橫水則按水經過之處查勘如田家古堰非被害村莊不撥夫
修築其易見者也當事者未雨綢繆遇災補救庶不致盡爲流
離而明德之遠今亦何必異於古所云耶

邑母李孺人壽序

張學文

鍾三侯治德五年政通人和邑有起色是歲八月爲母李孺人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十三

週甲令辰時母未來署德邑人士皆知有父之尊母之親思獻
芹以伸遙祝屬文述其愛戴之意嘗讀漢書前有召父後有杜
母父道與母道同若保赤誠求則民之父卽民之母而尊親共
戴未可知有父不知有母也蓋我侯以閩名儒領庚寅解首七
上禮闈竟以郎官需次東省分符德平枳棘鳳棲皆邑人之幸
也已酉抵任心切愛人居官以廉爲本數年來寓撫字於催科
遇賑饑甯濫母缺訟庭花落囹圄幾爲一空銳意作養校童取
直材山長延名士親爲丹黃甲乙政事與文學兼科循吏並儒
林同傳故其生平所爲無不可對人言也稱神君亦稱慈君父
道卽母道也獨念父兼母道易知母代父勞難見如孺人根蟠

天上姓繫星邊自姆教婉婉以迄舉案相莊孝敬和愛之德無
能枚舉惟我侯公車再上北來已十有四年一切家計手自拊
當值露冷霜高春野一蔬秋田一黍無不如躬奠墓下至若烹
鮮菽爾亦可少酬一經佐讀之勞乃三珠並耀令子婦分奉椿
萱不羨放衙光嶽樓畔惟願舍飴貴湖鄉中俾我侯無內顧憂
得以專意拊循大有造於德邑皆母力也茲當設帨辰卽稱觥
祝嘏寸草心能報三春暉耶然邑人士尤望母之一至也思關
睢五篇皆言后妃之德桃夭宜室兔罝多賢至條梅興歌遂詠
父母孔邇雖惠鮮懷保非好逑所得專而無成有終內助實多
焉倘母惠然肯來同心共濟則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陰陽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七

合德媲美甘棠雀鼠化其兵刑蘋蘩守其禮義歌德政者皆云
外有鍾父內有李母豈不於召杜外另闢一局爲邑乘生色遙
遙板輿引領望之

補刻葛端肅公文集記

邑令鍾大受

曩閱明史洪武洪宣間創業守成之謨典章文物之備三代下
漢唐及宋未能或先也泊乎中葉邊防墮經費乏當時任事諸
臣鮮有留意及此迨讀端肅公傳以名解元成嘉靖八年進士
歷官戶禮刑三部尚書左都御史神宗三年乞休致仕蓋三朝
元老也先是世宗朝嚴嵩父子顛倒廟謨有明全盛之氣所傷
已多繼是徐文貞高文襄張文忠先後入典機務朝綱一整所

憾諸公成見未融互相傾軋惟公周旋其間正色獨立當道君子得以遠害全身不至於損名節者何可勝計蓋公秉嚴毅正氣負經世宏猷就其設施與所建白究而行之豈補苴一時已哉特言不盡行行不能久論者惜焉乾隆己酉承乏是邑拜瞻廟貌心儀久之維時案牘繁蕪未遑悉志辛亥冬公餘之暇辰全集竟日夜讀之若疏若表若議經濟訐謨皆讀盡也卽其詩文書序一本道德發爲文章五十年功在社稷澤被生民胥於是乎想見繼至今二百餘年矣口碑載道事之如新第文集原刻歷年久遠不無殘蝕余爲之揀次補刻缺板若干頁俾讀是編者得見全豹庶無憾云並錄史載不傳於上附記數言用志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畫

景行仰止之思且以勵邑人之誦法先正者

祈雨告文

鍾大受

爲旱旣太甚四叩甘霖事德邑自初夏迄今將屆兩月四境亢旱皆成赤地二麥旣失收於前穀豆高粱復無望於後德民何辜憔悴至此受職膺民牧不能調理陰陽致民生遭此奇災心摧目斷芒刺難安用敢虔誠沐浴四叩神前如地方官有瞞心昧已刻剝閭閻之事卽失於不自檢限於不自知亦惟昊天之靈酌其情罪降之以殃陽罰陰譴置司土者於法而寬百姓以息庶歸平允縱令百姓有過應受旱罰亦司土者之不能化誨非林林總總之罪也伏乞會神據情實達上帝降之黜罰俾沛

膏雨以甦民困百姓幸甚 大受 幸甚

又

鍾大受

爲疊叩陳情以甦民困用告於本邑城隍之靈竊惟天生民而設之官所以牧民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陰陽和而後雨澤降神人安邑自初夏迄今二月有餘旱魃爲虐二麥缺收新苗無望古云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則無禾今之不雨豈止五日十日乎人將無以爲命神亦將無所降依 受 忝邑長日夜焦思慮德民之靡有孑遺也結壇叩禱再三再四屢經彤雲密布甘雨總不沛然揆厥所由實司土者之不能調燮致干天譴耳特是德民何罪皆官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七六

之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神爲德邑福主亦豈未之知耶司土罪過惟神默察據實揭奏天庭按律處分無所逃罪不當貽禍於我百姓也州縣有事急稟封疆大吏直奏天子膏雨出自天澤非州縣公文所能直達也茲特五叩神靈伏乞奏聞上帝速賜甘霖以甦民困庶新苗秋種尚望有收官民得承祭不怠神亦永有廟食如仍不雨將望恩倖澤之衆復何賴乎 受 素性慝拙罪無可逭特念官民一體陰陽一理同蒞德邑故敢冒瀆神前如不以 受 爲不肖則芻蕘可採甘雨卽行百姓幸甚 受 當泥首碎身以謝神庥天德不然雖束身待罪其如德民之不聊生何揣此迫切上告惟神留意焉

朱洪猷修橋記

鍾大受

永濟橋跨鬲津上流為往來孔道久圯先是里人屢修亦屢圯緣所修之未能堅且久耳行人病之有義民朱洪猷者素未知學惻然動念謂行道有梗皆吾里人之過也遂捐貲五百餘貫經營二載備堅且固而橋以成行人便之復買地數畝為此橋久遠修葺之計近世長者所行若此者蓋寡而洪猷以匹夫好義獨力肩成可謂難已時余因公過從得聞其概而趨之嗣詣書院間一道及適朱孔彰在學問之則其胞叔父也益稔其生平義行大率類此且言伊叔年六十尚未舉嗣余謂天佑善人歷歷不爽知必得麟兒以光大門閭者世之好義君子聞之亦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七十七

可以興矣故記之

舊志名朱家橋年代建置無考茲改名永濟以彰不朽

馬頰晴沙記

閻聚

馬頰居九河之一源自西南為上流其形故多湮沒至吾邑流深而岸濶適當余村之西里許再折而東兩岸積沙雖雨不粘尤宜於晴揀金者罕能得得之則加珍焉其輕可因風而走如水之流如雲之觸而其重則大力者雖斗囊不能舉也低者忽峻高者忽平其安而能遷也綺交脈注若元氣之鼓舞乎群彙百變而不離其宗其止而有常也嶺斷峯連恍夾兩岸之對屏參差環列以相向每當春水初生乘小艇飛輕鳧與鷗相狎碧桃文杏敷容布色於蘆荻之波彷彿淵明諸記易曰大哉乾元

四時之氣備於斯矣由是綠樹濃陰楓林之愛雖冰凝頃合
牧童樵豎時曝於側岸斜谷之陽不復知此地之荒寒而寂
夫古塔昏鴉般城秋月限於時也大寺曠鍾龍泉漱玉滯以象
也而斯則較重平之烟柳蘇堤之芳草奚啻過焉採風者宜
如流連也邑前輩有闕其勝願從而誌之者題曰馬頰晴沙倘
亦勝地之不終湮沒也抑扶輿清淑之所鍾猶未名言其勝耶
吾邑朱某素工畫寫八景於絹幅既爲之圖又歌詩以紀之而
於此獨畧似亦有志而未逮者夫境地之勝固不係於畫不畫
安得龍眠虎頭輩入摩詰之奧登海嶽之室於以觀造物之無
盡藏也故錄之以爲覽勝者得焉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七

捐增書院宅地記

鍾大受

乾隆三十二年彭公信亭卽治東街北舊址重建敬業書院院
左右皆民房湫隘之區不能大其規模經今歲久牆垣瓦桷漸
形剝落舊存院費無多難於興舉今春余勸紳士籌辦膏火捐
俸二百金爲之倡並擬修理書院屬生員孫體震等董其事六
月告成七月朔日孫生來謁謂奉命董修書院業經完備卽紳
士捐助之項亦無難釀就惟院東劉宅去歲已圯邑紳郭永安
知公作養殷拳有加無已竟自捐金邀生作中盡買劉姓宅地
歸入書院可加修正室三楹東西書房各三楹擬栽松槐柳木
各十株以備將來擴充之地余聞而誌之查郭生非甚素封嘗

與其兄永利承父命修龍泉寺費七百餘兩卽日前籌措院費
糾衆首倡多金茲復有此舉非素知大義富而好禮者不及此
郭生勉乎哉聖賢之道積善以餘慶其後人知必有蔚起如宋
老農所咏三秋再捷三元解九陞重瞻九列卿者况以善感人
亦必有翻然大悟如六泊李氏之獨立書院供給師生膏火者
是德邑文運人材之盛皆郭生此舉爲之嚆矢也故記之

以上
鍾志

川上草堂詩序

補

鄭材

川上草堂詩者葛君進伯所集其別墅之題詠名之者也蓋進
伯旣以中翰請告旋里中卜於城之西南隅築室以居曰川上
草堂是堂也左傍第宅右屆畝畝前有園林之觀後有池沼之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堯

勝煌煌蕩蕩衆美具矣獨編其名爲川上者何夫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是之取耳以故進伯之居是
堂也養浩於囂塵世俗之外味腴於清泉白石之間几席列翰
墨圖書之精窗牖有明月白雲之致臨池則右軍閒居則潘岳
觀萬物以自得順四時以行休俯仰嘯傲無非適者其達人
觀乎哉然且開芳徑以拉朋賞良辰而作樂或烹茗蒸香以見
清談之滋味或高歌暢飲以洩豪俠之襟懷或枕流漱石或促
膝班荆或摘柴房或挂頰鯉或嬉笑於綠池烟柳之旁或盤桓
於青蘿翠篠之下凡相與接杯酒而聯交懽者非二仲之高蹤
則八公之仙侶當斯之際賓主情洽罔不開襟解帶分韻賦詩

有長歌有短詠有連篇有對句久之風騷滿池塘格言徧座右
矣進伯益愉快其大雅之翩翩幽思之栩栩也於是哀輯成帙
以示不佞且屬不佞序嗟乎進伯曩者居承明之廬處清華之
地猶然厭苦退而闌於川上之草堂以自樂乃不佞職吏役而
竊簿書即使搦管抽毫吐元晏之微言合左思之妙旨竊恐杜
君見嗤蒺藜爲恥也進伯曰然與否哉習氏有池山簡遊焉千
載而下聲名並茂子大夫數遊吾池矣奚不以山簡之重重之
於是不佞益惶悚避席習氏耶山簡耶所不敢知然以塵蹤而
涉佳境不佞幸矣

西郊老農閒詠序

葛周玉 邑人

德平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六

古平原般縣并入平昌爲今吾邑德平也昔李有禰處士正平
高才博學照耀千古千四百年後又有宋山人修齡隱於農實
相埒也予弱冠時從敝篋中得西郊老農閒詠自序及詩十餘
首始知山人輯有詩集會於友人處見朱桂齡司馬所作山人
傳並悉其生平行履德厚而遇薄爲當時鉅公推重不第在吟
詠間也於是亟訪其詩卒不能得越數載張君新安蒐獲一帙
貽予簡斷編殘首尾入蠹腹者不知凡幾中間數十章又皆烟
蒸溼漬模糊不可盡識廿餘年來徧求山人自定原本杳然不
可復得矣嗚呼有山人之品而後有山人之詩傳稱山人詩真
三言所欲言洵非虛語孰謂此數十章不足以見山人故山人

不可歿山人之詩尤不可泯也獨念山人有德有言距今才百餘歲已無從訪其後裔以購其全集或造物者以文辭爲浮華多不如少故使磨滅如斯耶豈不深足惜哉予爲校其殘缺付梓以傳庶幾世得頌其詩讀其傳知山人爲隱君子足與禰處士後先爭烈焉

蠲免孔氏差徭碑記

邑令 高隆程

我朝以文教飾治崇儒重道度越千古歲時命有司祭先師廟享太牢奏備樂列諸上祀罔有攸替而又念厥子孫實神明之後思有以寵異之於是既世其嫡爵上公列諸侯王上其支庶隸曲阜者優其家雖或播徙外邑而系在宗譜有司猶加禮

異寬其徭役典至隆也德平去曲阜四百里而遙自學錄繼祖孔公五十三代祖瀚來德爲世十有餘代遂編籍爲德平民應差徭如故自前任李公予其請乃悉蠲免著於冊而學錄公猶恐時事更易後或不克循爲例請於前任江西余宗詳明衍聖公泐石余宗調任泰安不克遂其事而余適承其乏學錄公來謁首以爲請余惟先師之道在人識大識小莫不承其淵源而被其教澤則所以接其後人者卽非令甲所垂猶將特加優禮况其藏諸故府傳爲盛事者乎後之莅斯土者將必仰體

聖天子所以崇禮先師之意俾其後嗣詩禮是承差徭不擾以長荷 聖澤於億萬斯年也余故樂從其請而爲之記

蘭坡詩鈔序

孔昭珩邑進士

詩以道性情謂讀其詩可以得其人之性情也抑不獨性情其人之學識其人之品格其人之遭遇皆可以詩取證焉吾友李君同楠天資穎異生平研窮經史孳孳無暇日輯軼文務求其是參衆說必折其衷其學識之優如此孝友之行鄉黨化之直諒之風交遊親之儕輩中或有褻狎之遊曖昧之隙惕惕然惟恐君聞曰慎勿以此溷李君也其品格之端又如此而乃文章憎命屢躓場屋不獲置身通顯以展生平底蘊其遭遇可惋惜矣然於教授之暇託諸吟咏無怨尤語無憤激辭率其光明坦白之懷發爲悱惻纏綿之什其寄興也微其滿蘊也顯其言情也切其體物也工讀其詩者未嘗不嘆其匪於道際而益服其性情之純且正也君歿於癸酉仲秋賢嗣輩並及門諸君子謂余之知君深也以遺集授余校訂且囑爲序余惟三百篇後詩之源流升降曰漢魏曰齊梁曰三唐曰兩宋作者如林指不勝屈而又支分派別各自名家余淺陋何足辨此茲特述君生平梗概使讀其詩者卽詩以得其性情至於詩之源流升降後之人將置此集於何等則俟巨眼人論定云爾

